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卷之五目次

長沙何祖桂蒐輯

奏疏

恭進摹鐫圖額疏

題兇苗龍齊公拿陷滿民高初犯辦斬監候疏

請將瀘陽等縣災民不穀暫行停徵疏

代亡弟謝　恩疏

奏請　聖安疏

題監生戴某賍欵疏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卷之

奏疏

學政印務應否貯藩庫或委署疏 四十七年正月

為請

旨遵行事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八日臣准吏部咨嗣後凡學政印務自應遵照定例將印信收貯司庫毋得委員署理具題開印視事併咨各省督撫知照等因移咨到臣准此該臣看得臣於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三

十日准督臣郭世隆咨移內開學院吳樹在署病故現今本部院會疏　題報但學院衙門原有應行事宜其關防册案未便久懸擬合會同北撫都院查上届之例咨請貴都院署理除檄行北布政司將關防委員賫送外煩請查照事理　題報等因到臣臣隨於十二月三十日循例開用關防署理恭疏　題報在案伏查署學臣印務考試例有處分臣遵定例不敢考試生童又以前學臣湖北八府歲試雖畢尚有須發紅案所有生童考試等第取進名數無憑稽核不便代爲須發應俟新

學臣考試之時查明核發又經咨明禮部在案玆准部咨丹學政印務應照定例將印信收貯司庫毋得委員署理具題開印視事臣雖未視事考試而已經 題明開用關防署理今新學臣到任無期應否遵照部文郎將印信交貯司庫或以已經 題明仍應俟新學臣到日具題交篆卸事請 勅速議知照遵行抑臣更有請者通省之學臣猶地方之有司地方一日無有司則民無所稽通省一日無學臣則士無約束故定例內止開有委署學臣事務即令考試者罰俸一年之例而並未

有不許委署之條今若遵照部文各省學政遇有丁憂緣事離任俱將印信收貯則新學臣到任必須數月一應衙門事宜不無缺誤倘此數月內或有生員武生干涉命盜重案及　欽部事件例應詳革者既無學臣誰爲批發若必久待難免遲延而以通省文武之士子累月無約束之學臣其間有護符敢爲不法者正未可定似與委官署事之例不符相應　題請伏乞

皇上俯察勅部酌議應否即照部咨印信收庫毋得委員署理抑或仍照　欽定則例委署不許考試請自

聖裁頒示前省承者章程以便秉承遵行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禮部議　查該撫題明開印署理並未考試俟新學臣到任交篆卸事應毋庸議又疏稱或有生員武生干涉命逃重案及　欽部事件例應革審者既無學臣誰爲批發箝語嗣後凡學臣遇有丁憂等事離任將學政印務令督撫或布按二司署理者照例不許考試外至文武生員有干　欽部事件及命逃盜案

等件應行革審者准其審理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
隸各省可也奉
旨依議

題參永州府屬道州王牧貪劣各款疏 四十七年

正月

爲特揭貪劣州牧以肅官箴事該臣看得湖南地方從

前一切私派相沿成習臣自受事以來恪遵

聖訓力減加耗盡革私徵仍不時申飭屬員務期絜已

守法以無負

皇上休養黎元之至意乃不意有永州府屬道州知州

王某者恃處邊遠地方輙敢故違 功令恣意橫派

據布政使董昭祚按察使郎廷棟詳揭前來似此恣意

橫派溺職病民誠難一日姑容致貽民害所當據詳糾
叅請
旨將王某革職併有名衿蠹一併嚴提究擬以懲貪
劣而肅官箴者也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通政司發還題留伍牧一疏再繕密題疏

七年二月

爲謹呈原疏仰祈　睿覽恭候

聖裁事竊照臣於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拜

發一疏爲要地急需賢能輿情公籲　題留等事因桂

陽州以知縣管知州事伍士琪經臣於　大計薦舉卓

異蒙　恩俞允嗣卒

有補授山西朔州知州旋據桂陽州士民僉呈請將伍

牧留任又據布按二司會詳請　題臣思桂陽州僻處

邊壤地雜苗猓且山連大菁奸宄易生伍士琪雖莅任
未久而士民愛戴情殷今若聽其去任則該州又係調
補之缺本省一時未有可調之員必當請歸部選無論
苗缺難以久懸而生手不能熟習臣從地方需才起見
是以會同將臣郭世隆合詞具　題仰祈
皇上俯准即將伍士琪照知州歷銜仍留桂陽州原任
自上年拜疏之後該州士民方幸循良久任而臣亦謂
地方可以得人今通政司發還原本且稱伍士琪已經
奉

旨補授朔州知州此本不便封進但該員之陞任誠沐
皇上特擢之恩而臣等之請留亦體
皇上愛民之意况如雲南布政使劉蔭樞已由該省按
察使陞授廣東布政使蒙
皇上允督撫臣之請即陞授本省布政使亦有成例可
循令臣據士民僉呈兩司會詳　題留一陞任之知州
又經揭送部院科道而入　告之疏不得一蒙
部覧臣之痌瘝實有不安是以不辭冐昧照依原疏再
繕徑呈又因通政司既將前疏發還豈能又將今疏代

進謹以密疏 上聞應否准留伏候

聖裁臣蒙 恩高厚待罪封疆如事不應奏冉受

君父之處分而志在無欺總恃

聖明之照察爲此謹將原疏一併密 題臣不勝戰慄

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睿鑒慈宥施行

奉

旨伍士琪着照該撫所題仍留原任該部知道

題盜犯劉帝臣等行刦王番猷家疏　四十七年二月

爲大盜刦殺事該臣看得盜犯劉帝臣等行刦王番猷家一案緣未獲盜首劉老三即劉四窺知伊父王濟川備奩嫁女劉四起意行刦與兄弟商謀糾夥某年月日五人行至依田舖途遇左橫劉奇生廖二鍾子美四人糾共入夥供各允從左橫復令廖二轉邀未獲之陳老大共同夥七人劉四往探備械初八日在南嶽會齊初九日劉四引路同至番猷家時巳三更各執短棍劉四

揪開後門老大先入燃火劉岢生廖二鍾子美左橫群擁入室劉四帝臣在外把風子美繩綑濟川老大以棍毆打左熿綑打其僕多福搜刦銀𠌯衣物俵分而散嗣據盜犯鍾子美抱贓出首供報同夥姓名陸續拿獲到案歷審供認不諱劉帝臣左熿劉岢生廖二俱合依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皆斬律應各擬斬立决鍾子美合依律例强盜傷人不死者自首照兇犯執持兇器傷人發邊衞充軍例應僉妻發邊衞充軍至配所折責四十板逸盜劉老三陳老大獲日另結已獲贓物給主未獲

各賍變賠茲據按察使郎廷棟招解前來臣覆核無異
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奉
旨左横着即處斬劉帝臣劉奇生廖二俱從寬免死照
例減等發與黑龍江將軍酌量撥給務期嚴押解到
係依議

題石贊玉殺死唐德成等三命招冊疏 四十七年

二月

爲報明事該臣看得石贊玉等殺死唐德成唐有倫僧子修三命一案緣贊玉之妹石氏嫁與唐有倫之姪唐春英爲妻春英物故石氏復染瘋病贊玉之父石林伯接女歸家繼聞唐姓欲將伊妹嫁賣以致掯留不發贊玉係兩臺山道士曾經習醫遂接妹寓觀醫治因而通姦乃商同伊父林伯與弟三蚩帶同伊妹潛往四川行至地名分水坳時當薄暮石氏瘋病復發昏臥道傍不

能行走適唐德成唐有倫偕子修亦於是日挑米行龍貫香途間邂遇德成等見而盤詰賛玉畏怯詭稱侯石氏瘋疾甦醒交明帶同誘至鑵子廟暫歇爾父林伯看守石氏德成等信為實言偕往止宿伊弟三蚩藏帶小刀隨後機至德成入廟責罵賛玉與妹通姦賛玉遂執木棍先擊德成右額角連至右眼眶并擊傷右腿仆地三蚩即持所帶小刀砍傷德成顖門右太陽復見有倫詈罵賛玉又以棍擊有倫右太陽倒地三蚩復持刀砍其偏右子修倉皇欲逃賛玉恐其報信即云不如打死

用手搯住咽喉三蛍聽從持刀砍傷偏左偏右俱卽殞命林伯扶女入廟父子三人各背一屍移置分水坳草內次早潛逃地鄰畢玉章等見屍報縣驗傷通報歷訊供認不諱除石三蛍石林伯觧審中途病故均毋庸議石贊玉除移屍謀殺各輕罪不議外合依凡姦姊妹者姦夫姦婦各斬律石贊玉石氏應各決斬查石氏生育女孩應俟產限滿日决斬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奉

旨石賛玉石氏俱着即處斬餘依議

報赴嶽祝 聖疏 四十七年三月

爲恭報微臣赴嶽祝 聖日期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德協乾符功高泰運開八荒之壽域人樂如春躋
萬姓之熙臺恩覃有夏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戴
一人者已徧山海而梯航高也厚也悠也久也迓百福
者咸仰星雲之景慶況當壽嶽工成之會適遇三春
嵩祝之期臣瞻望 闕廷情深拜舞謹於康熙四十七
年三月初十日親率司道諸臣前詣嶽山齋心設醮龥
申華封之下悃惟願

天子之萬年所有微臣赴獄祝　聖日期理合繕疏恭
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盜犯康四等先謀爲竊臨時共謀爲强行刦俞

純粹家疏四十七年三月

爲報明事該臣看得善化縣屬生員俞純粹被盜一案緣康四同族兄康三揉舟貿易船抵岳州適有羅二搭入船內時遇張二張再兒李子鳳共一舟又過蕭方來劉金邦王苟兒亦共一舟各販尾鑵魚烟等貨相約來長同泊於長屬地名黑石潭羅二等遂萌盜心適方來之船寄訪行竊羅二恐洩共機即有拽死方來之語復誘張二張二畏勢告以曾傭工於善屬下托舖路徑熟

識初四日羅二子鳳即拉張二引路以賣烟爲名探知
俞家殷實現在婚娶必有服飾羅二歸舟邀合三舟九
人共謀爲竊是晚各執扁担皮籮口袋并鎗鑿鐵條時
值二更潛至事主側門挖孔鑽入開門入室見燈尚未
熄恐被窺破羅二即立意變竊爲強各犯聽從康四將
掃箒燃火搜刦衣飾等物聞喊奔出同至中途茅坡分
贓同舟而散旋據蕭方來抱贓出首供報各盜姓名陸
續拏獲康四張再兒合依共謀爲竊臨時主意共
謀爲強盜者不分首從律皆斬立決張二合依共謀爲

竊盜臨時不行而曾分贓爲竊盜從應與共謀爲竊守船之康三劉金邦計各所得之贓約並一百兩併贓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刺面蕭方來合依凡自首強盜如未傷人者照知人欲告而自首者減二等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再査康四張再兒二犯臨時行強於律應斬但該犯等始謀爲竊而張再兒犯事之年止十七歲無知附和致罹大法應否從寬免死伏候

聖裁

奉

旨張四張再兒俱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與黑龍江將

軍酌量撥給務期嚴押解到餘依議

謝　賜人参疏　四十七年閏三月

爲恭謝

天恩事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二十二日據臣在京提

塘官陳輝齎捧

欽賜臣人参二斤臣因遵

旨至鎭筸會審苗事隨出五寨司城外跪迎至臣行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跪領訖伏念臣一介庸材仰荷

皇上格外殊恩謬任封疆愧無補於涓埃徒虛糜夫恭

恩蒙　賜鹿肉條已經飽沾
天寵今復叨　頒異品榮賁遠方雖
聖主垂齡衰年不惜奇珍靈藥而微臣過邀非分實深
僂胷銘心惟有益自悚惕勉竭犬馬之忱以不負
高厚於萬一耳臣謹恭疏
奏謝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參巡檢張顯祚貪劣疏 四十七年四月

為據揭詳請題參事該臣看得佐貳雜職等官自宜潔

遵法紀絜己奉職以仰副

皇上設官為民之至意乃不意有郴州永興縣高亭司

巡檢張顯祚者罔知

功令恣意妄為據布政使董昭

祚等揭報一該員因里民王萬茂劉繼祖爭控墳山於

四十六年八月內該巡檢擅差家丁王大考兵李有往

鄉踏勘需索轎馬陋規銀三兩三錢王天澤証受害王

萬茂等一該員因里民廖恩生契買曹國玉田租逋租

不還於四十六年五月內爭控在案該巡檢枉斷退贖短少原價得紙價一兩四錢受害廖惠生審証一該員濫受民詞大乖職守一該員書識曹子鳳犯法奉革該巡檢不遵批飭仍復留用等情詳請叅究前來似此貪劣不法誠難一日姑容理合據詳題叅請旨將張顯祚革職與有名蠹役家人一併嚴提究擬以肅官儀者也臣謹會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姦夫劉帝亮謀死親夫唐永諫疏　四十七年四月

爲打死弟命事該臣看得唐永諫被謀身死緣永諫與劉帝亮居近伊妻楊氏遂與帝亮通姦某年月日內帝亮曾借永諫稻穀未償秋成又向借貸永諫出言過激帝亮蓄怒某日楊氏以伊夫知覺姦情相告帝亮遂商謀害至某日帝亮探知永諫次早欲往賣布乘其出外飲酒下午復往氏家私約謀害於是晚二更帝亮至楊氏家永諫已睡帥勒楊氏同至床前帝亮壓永諫身上

手揢咽喉楊氏手揢臂囊永謙殞命帝亮將屍背入室內蓋土滅跡復至氏家俟天明携布代賣而去越八十日永謙屍露伊兄唐永誼認識因兇手無人恐致拖累遂與保長趙大德等共商俱不報官迨後永誼痛弟情切始呈報到官歷經研訊帝亮與楊氏將謀死永謙真情供認不諱查律開妻妾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姦夫處斬楊氏應依律凌遲處死劉帝亮擬斬監候保長趙文德等懼累不報均屬不應俱照律杖八十劉帝亮代賣布銀已爲楊氏收用毋庸另追至不知遲

報之該管官係湘鄉縣丁憂知縣范文緒例應附參但
查屍親人等從前俱未報官後范合據報即行通詳與
不拘年月遠近自行查報之例相符相應免議茲據按
察使郎廷棟招解前來臣覆審無異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奉
旨楊氏着即凌遲處死劉帝亮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
處決餘依議

題參武陵馬令貪劣疏四十七年五月

爲特參重耗劣員以遵　功令事竊照臣一介庸材荷

蒙

皇上高厚隆恩畀以撫綏重任復欽承

上諭令臣力減加耗盡革私徵湖南凋敝之餘實賴

聖主之生全矣臣履任五年夙夜悚惕無日不以

皇上之訓誡爲心卽無日不以民生之疾苦爲念勸諭

屬員務期絜己愛民除養廉之外不得恣行掊克以負

皇上設官爲民之意更飭該管上司嚴加稽察不得徇

隱曲庇通同朘削乃有武陵縣知縣馬某者罔畏法紀私令家人黃義置造大等秤收每庫法銀一兩止稱八錢五分里民吞聲抱怨臣自鎮筸會審回至常德委員查閱該縣銀櫃掣出納戶梅志鄉王伯顯原銀二兩稱驗俱照庫法每兩加一錢七分零每錢加一分七釐零隨訊據櫃書廖國鄉等僉供每兩作八錢五分稱收現有大等可証納戶梅志鄉王伯顯原銀可審查本官徵收過康熙四十六年四十七年民屯錢糧共一萬八千七百餘兩似此違

旨多收重耗殊難姑容相應請

旨將馬某革職併有名家人蠹書嚴提究審以肅吏治而安民生者也至司道府官員隱匿不報定例甚嚴常德府知府王某原經革職蒙

皇上恩准留任自應正己率屬仰報

君父於萬一乃徇庇貪員不惟不行揭報且反而加飾問竟稱並無不是之處辜　恩負罪更有難寬併請

勑部照例議處以爲隱匿不報之戒又該縣多收重耗俱係丁憂布政使董某任內之事亦並未據查報合併

陳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叅茶陵州李牧虧空倉庫送匾索派疏　四十七

年五月

爲特揭虧空貪婪州牧以肅法紀事該臣看得州牧爲親民之官必須倉庫無虧廉隅克謹方爲無忝厥職乃茶陵州知州李某者罔顧　功令因虧空錢糧倉庫無出製匾遍送闔州紳監富民私派謝儀肥已民怨沸騰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郎廷棟等詳稱李某虧空錢糧三百兩倉穀九百六十石該州又製匾一百餘面鼓吹迎送紳監富戶之門每戶索派謝儀五六兩不等

被勒受區人羅吉堃等簽等因詳報前來查本官虧空倉庫貪婪勒派溺職病民難以姑容所當據詳會叅請

旨將李某革職嚴提究擬以爲虧空私派者戒臣謹

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參貢生陳紹榮着衙兇犯王公耀究擬疏 四十

七年五月

爲活活殺死弟命事該臣看得王公耀殺死王萬我脫逃一案先因兇犯未獲經臣咨部請俟兇犯獲日扣限審結茲據按察使郎廷棟詳稱王淑臣詞告貢生陳紹榮係王公耀至戚郎舅公耀曾叅王與朋之妻拿獲賊王萬我公同送官紹榮從中勸解寫立據承至四十六年二月初一日夜公耀挾仇持鎗殺傷王萬我身死紹榮藏匿兇犯緣由今審陳紹榮雖無藏匿之事但從前

不應私和姦情致公耀挾仇殺人將貢生陳紹榮查明具詳請參前來臣查陳紹榮私和姦情致王公耀挾仇殺死王萬我既據查明係四十二年歲貢相應據詳
題參請
旨革去貢生以便着緝兇犯務獲究擬結案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奉
旨陳紹榮革去貢生着緝兇犯務獲嚴加究擬結案該

祁邞道

再請將存貯南秋預撥兵米疏 四十七年六月

爲南秋開徵有期等事該臣看得兵丁月糧先據驛糧道按部酌撥兵餉之例請將上年觧存充餉米石預撥次年春夏二季其南秋二米照例七月開徵以免民間預徵之苦緣由呈詳到臣經臣會疏具　題部覆以湖南歷年兵米俱於本年南秋二米內支給遵行已久不便更張等因當經檄行該道欽遵去後玆據驛鹽糧儲道參議成光詳稱兵丁糧米乃按日授食之需春夏二季正青黄不接之際以秋收之糧米預供半歲之需支

禾稻既未登場窮黎有懷莫告若以解存之項撥充春夏待哺之糧庶兵丁免於守候百姓綏於輸將而額款仍無移易前向未届　奏銷庫項未經盤查恐疑掩覆虧空之計不敢遽行瀆詳茲當　奏銷及期存庫錢糧俱已盤察清楚業經署藩司出結具詳在案便民之事所當再請等因具詳前來臣查春夏兵丁月米請將上年解存米石預撥支給既經部覆不便更張何敢復瀆惟是臣以一介庸材叨沐

聖恩倚畀南楚又忝有綏輯撫安之

御書則事事必求其綏輯人人必得其撫安斯足以仰

副

聖主愛育黎元之至意伏思春夏二季正民間青黃不接之時徵收南秋二米以給軍糈在兵有急不容緩之勢在民有迫不能應之情民不能應則兵不免於守候兵不容緩則民不免於追呼今以上年觧存充餉南秋米石預撥次年春夏兵米其秋冬二季就於七月新徵內支給嗣後每年徵收南秋除現給本年秋冬二季及留充下年春夏二季兵米外餘存仍照例折徵充餉是

一先後轉移而兵糈不致有缺民力得以稍紓額欵亦不移易且以存貯俟解之項撥爲支給實用之需則道庫無慮其侵那似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相應再行

題請仰懇

皇上俯賜俞允則湖南百萬生靈永戴

天恩於罔極矣

戸部議　湖南兵米俱於本年南秋內支給今若預爲撥給恐有該督官將上年支剩米石致有虧空希圖掩飾亦未可定且歷年兵米俱於本年南秋米內

支給遵行已久不便遽行更張應將該撫所請上年

米石預為撥給之處毋庸議奉

旨依議

題參署零陵縣事周倅私加火耗疏 四十七年六

月

爲特揭貪劣通判以肅法紀事該臣看得湖南地方界

在邊遠荷蒙

皇上軫念民生澄清吏治臣謬任封疆凜遵力減加耗

盡革私徵之

諭旨嚴飭司道府官誠勉屬員務期潔已愛民以仰副

皇上委任撫綏至意乃不意有永州府通判周某委署

零陵縣事恃其地方離省窵遠恣意貪婪徵收地丁各

項錢糧共四萬餘兩勿納銀一兩止給印串八錢四分權書某可否又署縣自理民間詞訟不顧曲直任性枉斷顛倒是非民怨沸騰似此劣員違

旨重耗顛倒是非誠難姑容以貽民害所當據實科參

請

旨將周某革職併有名蠹役嚴提究擬以肅官箴再不肖州縣私徵重耗皆由該管上司不行查察以致扶同背斂伏查火耗例內司道府官員隱匿不報者革職提問又斛平官員不揭報者亦有罰俸之例今署永州府事

寶慶府知府王組護衡永郴道事長沙府知府崔倚齊布政使萬昭祚將周某重耗之處隱匿不報有干定例應聽部議王組已經病故萬昭祚已經丁憂離任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吏部議　查定例內開州縣私徵火耗司道府等官隱匿不報者革職拿問若將署事之上司照揭報劣員例罰俸一年誠恐不肖之署理上司以處分太輕扶同屬員以致重耗累民且先經該撫以署零陵縣

事永州府通判周某恣意婪贓之處署衡永郴道事
長沙府知府崔某隱匿不報扶同苟歛一併題參臣
部將崔某照例革職拿問具題奉
旨依議欽遵行文在案該督不將崔某速行審結該撫
又題請另定例將崔某照新定例處分不合應將該
撫所請之處毋庸議奉
旨依議

題楊茂容因姦殺死親夫招解疏　四十七年六月

為條殺男命事該臣看得張甫明被殺身死一案緣同鄉之楊茂容先年搬居黔陽縣地名別溪瓏佃耕楊姓山庄並後甫明亦偕父併妻楊氏移居其地與茂容同居半載以致茂容與楊氏通姦甫明窺破姦情責罵其妻而楊氏藉往壻家取討猪銀某月內甫明亦至其家見楊氏坐索其銀適壻交足甫明阻之勿聽旋加毆詈楊氏懷恨奔歸遂萌殺夫之念途遇茂容乃商謀先取衣箱假裝盜殺某晚三更時分楊氏啓門以待茂容依

約而至先取衣術送出門首郎持斧復至床前砍傷甫明致命右耳連髮際及血盆骨肩胛四處甫明負痛喊叫強欲掙起而楊氏用手按腳適唐祿先等聞喊奔救茂容先已逃逝祿先背回房內甫明郎以因姦砍殺情由告知傷重殞命歷審供認不諱楊氏除犯姦埋屍輕罪不議外合依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律應即凌遲處死楊茂容合依因姦殺死親夫處斬律應擬斬監候查該犯於行殺之際曾取衣術假裝盜殺雖衣服等物已經燒燬未得但被殺之張甫明失財是實楊茂容

應否照依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論皆
斬律立決應聽部議楊茂芝擡屍埋藏合依地界內有
死屍不報官司擅自埋藏者杖八十律應杖八十該犯
事發在逃俟獲日加等治罪另結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刑部議　楊氏應凌遲處死楊茂容應斬監候但該
撫既稱茂容行殺之際雖將衣箱燒燬被殺之甫明
已經失財應將茂容照謀殺人得財律擬斬立決奉

旨楊氏着即凌遲處死楊茂容着即處斬餘依議

題覆苗疆展限疏四十七年六月

為苗疆距省甚遠文移往返須時案件難與腹裡州縣扣限報結爾請　題明展限以昭畫一以廣

皇仁事該臣看得湖南有苗州縣距省窵遠其奉行事件難與腹裡州縣一體扣算經臣會疏具　題嗣准部覆令臣將有苗州縣逐一分晰明確造册具題到日再議等因行司欽遵查明造册詳報去後茲據按察使郎廷棟詳稱康熙三十九年　題定楚粵黔蜀等爭案內有苗各州縣事件俱難速結固與土司案件無異但長

沙府屬之安化茶陵二州縣永州府屬之零陵東安祁陽三縣較他州縣距省不甚窵遠毋庸開造請展外所有距長窵遠有苗州縣及新設乾州同知鳳凰營通判并查辰州府郴靖二州所詳平溪清浪銅鼓五開興寧各衛縣雖從前未入楚粵黔蜀等事案內但其地俱係苗疆距省甚遠實與腹裡縣衛不同等因一併造入册內呈詳前來臣覆核無異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奉

旨依議

叅馮縣丞私放米石疏 四十七年六月

爲貪官嗜利害民懇賜 題叅以肅法紀事該臣看得湖南雖素稱産米邇來生齒日繁每年所存米穀亦甚有限上年江浙等處秋收歉薄俱來楚買米度荒搬運相繼兼有奸商市販串通牙棍截買米石囤積倉厫竟欲運赴他省獲利以致湖南米價騰貴民食維艱臣仰

體

皇上愛養至意念江浙截留漕米民食俱已贍足臣隨出示暫行禁止不許奸商恣意搬運謀利害民米價方

始漸平兵民稱便乃不意有善化縣縣丞馮某以臣奉
旨赴鎮算會審苗情離省既遠見聞不及頓起貪心差役王昇與奸商說合餽送贐儀分肥私放出米三千餘石得銀五十餘兩臣正在查委間據司府縣各揭報前來查奸牙商販串通土棍恣行搬運去米既多存米益少價值愈增窮民枵腹無聊扶老攜幼哀號臣署隨做照上年成例飭令長善二縣將常平倉穀暫行減糶民稍安慰善化縣縣丞馮某機乘原任藩司放米私放米石貪利害民誠難姑容至於刁民余鼎臣等借事生風

糾纂參屬本管縣丞刁風尤不可長所當據詳糾參請
旨將馮某革職與有名各犯一併嚴提究擬再馮某供因藩
司批發吳揚升等米石出境該縣丞故行搭放是原任
布政使今丁憂董某身任方伯惟知狥情罔恤民瘼以
致米少價貴民怨沸騰殊忝職守聽候部議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吏部議　査董某身爲藩司縣丞馮某私放米石貪
利害民理應揭報題參乃並不揭報以致米少價貴

民怨沸騰殊屬溺職應將丁憂布政使董某革職查

已別案革職拿問其革職之處仍行註册奉

旨依議

參貢生吳某保留董藩司疏 四十七年六月

為特參劣貢劣衿受賄保留大干法紀仰祈 睿鑒事

該臣看得丁憂原有定例保留事干 大典原任湖南布政使董某既經丁憂而劣貢吳某劣衿潘某受賄保留偶率兵民十七人呈請奪情據供俱係董藩司門客陳某許銀五六兩不等一路都是陳某同袁承差供給又吳某供陳某說銀子是布政司發出來的袁光明供這銀子據陳風水說是司主發出來的吳某等既聽囑遞呈又供許銀並未交給但吳某係辰州府歲貢不便

嚴審相應　題參請

旨將吳某革去貢生以便與潘某及有名人等一同究

擬定案至原任布政使董某先經革職蒙

聖上特恩留任自應洗心滌慮慎謹操持以期無過以

報

天恩乃丁憂之後援介門客陳某賄買劣棍吳某潘某

等邀衆無賴赴臣五察司行署具呈又令袁承差雇船

供給縢醮至請特疏會　題留任奪情臣若墮其術中

則狀同欺罔萬死奚辭董某身為大吏貪位恋職行賄

保留則其欺

君罔上不忠不孝誠爲大玷官常相應併參伏乞

皇上勅部嚴加議處以儆官邪而昭法紀又長沙府摅

呈具詳而濳某等供並未具呈除行司確查併勒拏陳

某及同呈之衿棍兵民嚴究外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有苗州縣案件展限疏 四十七年六月

為苗疆距省甚遠等事該臣看得

欽部案件例有定限稍有遲逾即干處分茲據按察使

郎廷棟詳稱湖南有苗州縣暨鎮筸所屬新撫紅苗地

方俱遠處兩粵滇黔汛界之間與土司連界其土司所

屬俱係熟苗事件已難完結而有苗州縣地方多有生

苗凡承查拘審事件必須有司籌畫而行非可草率實

難與腹裡州縣扣限報結懇賜 題請展限等因前來

臣查定例內開廣東巡撫所管瓊州雖係本省地方相

隔窵遠應照隔省例限六個月具題等語而楚省南北土司事件限期經前督臣郭琇會疏　題明准部咨者俱照隔省六個月報結部議允行在案今湖南有苗州縣俱距省窵遠文移往返動經數月其奉行事件仍與腹裡州縣一體扣筭途遲限迫以致屬員不能依限完結屢受叅罰臣請嗣後有苗州縣如奉准部咨案件俱照土司事件之例作六個月之限報結其命盜等案俱請於定限之外各展限兩個月俾奉行者不致草率完結而定例得歸畫一矣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謝國明毒死女壻許一先招罪疏　四十七年七月

爲毒斃兄命事該臣看得謝國明之毒死伊壻許一先也緣一先弟兄俱搬住四川一先亦自川回入贅先姻意欲挈眷赴川國明不允以致翁壻不睦迨後國明見女謝氏亦有願隨偕往之意欲留無策遂買藥鼠信毒五分偷揩晚歸同與食粥乘其往廚添粥將信暗投一先粥內因毒少性緩越四日殞命歷訊自認不諱謝國明合依謀殺外姻緦麻卑幼依故殺法巳死者絞監候

律應擬絞監候謝氏畨不知情應無庸議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奉

旨謝國明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

題廖禹則謀死夏日永招舁疏 四十七年七月

為圖財謀命事該臣看得廖禹則之謀死無服族㚻夏日永也緣日永於卅日攜帶胞兄夏維裳所借之銀七兩四錢往孫家地方買穀住於禹則之家即將帶銀買穀情由告知禹則日永因無穀可買遂同禹則往王子政之家拜辭姨母云次日往陡山買穀即向在子政之家吃酒仍回禹則家中住歇不意禹則見財動意頓起殺機於是夜三更時分乘日永睡熟遂用木棍打傷日永髮際耳竅兩處復用膝挺左乳手按口鼻登時殞命

禹則旋呼伊妻張氏點火背屍埋藏後園次早假以月
永徙山去了之語告知子政之家以掩其跡伊兄聂維
裳見弟日久不歸各處查訪毫無蹤跡無憑控告至次
年正月維裳同表弟管灼至禹則家拜年禹則外出張
氏在厨炊爨維裳入房尋烟乃於床簟之下檢出白布
单襪一隻認係日永所穿之襪旋與管灼驗看即以圖
財謀命控縣歷訊直認不諱廖禹則合依謀殺人因而
得財者同强盜律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廖禹則應擬斬
立決張氏雖未同謀乃點火擡腳合依不應重律杖八

十係婦人照例收贖其廖禹則所得銀七兩四錢應於
伊妻張氏名下追賠理合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奉
旨廖禹則着即處斬餘依議

題張大榮因姦謀死親夫張大發疏 四十七年七月

爲報明事該臣看得張大榮因姦謀殺同宗無服兄張大發緣大發本籍嘉禾挈妻王氏移住寧遠與周君茂同居數載大榮於某年亦來寧同居至某月間遂與王氏通姦情濃王氏以夫氣性不好之語告諸大榮大榮即商量謀死同上四川又慮大發力大更與王氏計議邀約先與大發有仇之周君茂相幇於某年月日夜二更時分大榮喚起君茂同進大發房內大發睡熟大榮

用手先點王氏之頭王氏托言小便而起大榮即搯住大發喉嗓王氏搯住腎囊下陰君茂扯腳大發負痛顛狂大榮復令君茂取索君茂即於腰間解帶拴住頸項與大榮各扯帶頭一勒當即殞命三人相幫擡屍放入牛欄用草遮蓋王氏大榮即行同逃約君茂後來次日地鄰周文叔等路過大榮門首見人烟寂靜進屋詢問君茂言語可疑文叔等即入室搜尋見牛欄草內露有人腳掀草看視係大發屍身而君茂亦即乘空逃逸當經文叔等追尋俱即拿獲歷訊供認不諱張大榮王氏

除和姦移屍輕罪不議外張大榮合依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姦夫處斬律應擬斬監候王氏合依妻妾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律應即凌遲處死周君茂因恨聽從加功亦應擬絞監候但該犯經臣審擬之後中途病故應毋庸議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奏

旨王氏着即凌遲處死張大榮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

題周虎毆傷周禮辜限外傷發身死疏 四十七年

七月

爲兇斃兄命事該臣看得周虎等與被毆身死之周禮係同宗無服族人也緣某年月日有同族周觀將父柩進葬公山周禮等持棍吆喝周亥父塋在山恐其越葬即同子姪周佈等往阻經親鄰勸令平葬彼此咸服因周亥索猪祭山周禮等不服周佈拳毆周禮致命左肋周虎棍擊致命腦後周龍周長亦將仁祿毆傷經何爾林等勸散周明等將周禮周仁祿送往周亥等家調治

報縣驗傷保辜周禮自行回家仁祿乘與而返周禮傷將平復詎伊兄周明揭去腦後傷痂復敷草藥以致破血傷風本傷復發某日身死歷訊供認不諱周虎應依律擬抵但查該犯毆傷周禮腦後周禮尚能自行回家及傷將平復因庸醫揭痂傷風以致傷發身死且在例限二十日之外相應照律奏請

聖裁定奪周佈拳毆周禮左肋有重傷而無兇器應照餘人律杖一百周長周能毆仁祿今已平復但二犯不物同虎以致周禮受傷身死除他物毆人成傷輕罪不

議外應與不行勸阻之周亥等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餘審無干均請省釋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奉
旨周虎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

題請停止場後補科疏 四十七年八月

爲場後之補科實屬無益生童之補考宜有攸分懇祈

勅部酌議以省具文以副試期事竊思定例學臣考試生童三年之內一歲一科所以勸課業育人才法至善也歲試則生員有優劣之分而莫不爭自濯磨科試則生員有賓興之望而莫肯甘於暴棄童生亦隨歲科兩次考取入學庠序之中彬彬濟濟菁莪樸棫之盛無以加於今日矣乃或學臣試事未周而場期已迫學臣固有以歲試前列作科舉進場之請而部臣亦因有場後

補行科考之議此雖成例相沿已久而臣於此不能無議焉夫歲考之例不許一名不到其不到者立行黜革而與考者自一等以至六等既有關於榮辱亦頓生其勸懲故生員之畏歲考甚於畏嚴師若科考則有志觀場兼鶩虛聲始行報名應試不到者亦不加譴而與考者自一等以至三等而止亦有榮無辱故生員視科考為無足關係而無意進取者輒掉臂不顧然其來而就卷苦吟者猶曰為科考而來也若場已過矣而仍曰補科揆之於實則非科狥之於名則無補徒使士子多一

番之考則多一番之册卷學臣多一日之考則多一日之躭延徵臣冒昧敢請

皇上勅部通行凡場前未經科考者止於場後補考童生入學而生員補科槩行停止則省無益之具文即可收考成之實效矣至臣在楚言楚更有不得不亟爲籌議者查湖北八府湖南七府二州而前任學臣之歲考者止有湖北八府新任學臣之歲考者止有湖南長衡岳三府郴州一州業已將歲考前列作科舉進場矣其場後應補文武生童歲考者尚有四府一州若再補科

考則應補北南十五府二州生童之科考又有三年內應考十五府二州文武生童之歲科夫楚省幅幀遼濶水陸幾數千里以三年而畢此歲科兩考猶恐時日有限較閱不暇今以三年而欲行北南十五府二州之一歲兩科又補湖南四府一州之歲試毋論計程難徧將來必又遲悞即盡力奔馳勉强告竣而精神疲於道路心志廹於期會其衡文必多率畧課士必不周詳苟且以應勸懲不當非所以仰體

皇上慎選學臣掄才升俊之至意也微臣冒昧敢請

皇上勅部速行湖廣學臣將未經歲考之四府一州於
揚後即行補考其未經科考之十五府二州止補考童
生入學而生員科考概不必補俾學臣三年內從容較
藝盡心於應考之歲科而不致輕忽以從事則副試期
之定限而併收考試之實效矣臣身任地方不敢緘默
成例因循𧶽愢謹會同督臣郭世隆署北撫臣郭世隆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禮部議　查四十一年七月內原任貴州巡撫王燕

為黔省賓興在邇等事疏稱學道柴廷望於本年五月初八日到任去鄉試之期僅三個月通省勢必不能歲科並舉將前任學道旗考一二等生員以應本年鄉試鄉試後不必補行科考等語臣部議覆科考係分別生員優劣甄別黜陟應將該撫所請鄉試後不必補考之處不便准行鄉試後仍照例補行科考具題遵行在案據此應將該撫所請未經科考之生員不必補行科考之處毋庸議奉

旨依議

向志臣糾衆打死徐應龍照光棍例擬罪疏 四十

七年八月

爲謀產殺命事該臣看得向大祥等之致死徐應龍也緣應龍祖籍武岡伊父入贅綏寧向氏之家所生應龍應虎因應虎往川貿易遂遣子夔生往覔伊叔意欲賣產移居乃向志臣等嗔而阻撓兼以應龍曾將黃泥田禾三十把與與志臣亦欲贖回別售更觸其怒志臣約向必章商議爲稱必章未允志臣即令伊子大祥姪向老六暮夜雕挖向永生之倉并開應龍倉門又令向册

子打應龍後壁誘其出視令失主永生拴至志臣之家
意在嚇寫田業應龍不從致被閉鎖倉內次早復令伊
子大祥同向名傑執棍隨行牽出應龍嚇公志臣見勸
寫田約不遂又聞應龍有報仇之語郎令大祥棍擊應
龍致命頂心顖門髮際及右額角名傑亦棍擊左肐肘
左背膊志臣復石擊致命右後肋應龍受傷殞命業經
該司駁勘臣覆研訊供認不諱向志臣設謀糾衆用繩
繫頸勒寫田約不遂喝令子姪竟行打死查現行例開
凡恐嚇設法索詐糾衆用繩繫頸不容分辯蜂擁拿去

處告勒寫文約不遂其意竟行打死此等眞正光棍事
發者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爲首者立斬爲從擬絞監候
向志臣應照爲首例立斬向大辦應照爲從例擬絞病
故應毋庸議向名傑照依爲從例擬絞監候再查例開
將光棍之家主父兄係民責二十板查志臣年逾七十
並無父兄亦毋庸議向天宿不爲勸解應與聽從打壁
之向胖子與聽從指知挖倉之向老六及冐認失主之
向永生均依不應重律杖八十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奉

旨向名傑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

題盜犯袁二一等行刦彭雄生家疏　四十七年八月

爲報明事該臣看得彭雄生家被盜一案緣自首盜首李榮生起意行刦商已故兄李傑生復夥袁二一等同夥五人於某年月日會齊起行至兩頭塘分散次日復會同行袁二一等各取柴棍陳三等携帶大紙雨傘二更時至雄生屋後推門而入舉火衝門入室傑生陳三將雄生夫婦綑縛榮生袁二李轉保綑縛其媳劉氏搜刦服飾等物分贓而散隨據李榮生抱贓投首拿獲袁二一等四人并起贓物歷訊供認不諱袁二一陳三李轉保依律斬決

李榮生依自首例發遣衛充軍已獲贓物給主未獲贓
物變賠再照李轉保上盜時年止十五歲被李榮生誘
騙入夥但據該司援康熙三十九年內三法司議覆浙
撫題盜犯周二案內之卜弟免死減等流三千里仍照
例收贖等情應否統聽部議至此案夥盜五人俱已全
獲相應陳明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刑部咨覆　先據偏撫趙　題盜犯李榮生行刦彭
雄生一案奉

旨袁二陳三俱從寬免死減等餘依議今據該撫咨稱
李榮生係自首盜犯照律擬軍尚未發遣遇　赦應
邀免罪等因查定例內干連強盜謀故殺等罪者軍
流徒杖人犯俱邀　赦豁免等語今李榮生係行刦
彭雄生家為首上盜分贓之盜犯因其自首免罪減
等擬軍並非案內干連人犯不便准其援　赦寬免
應令該撫僉妻發遣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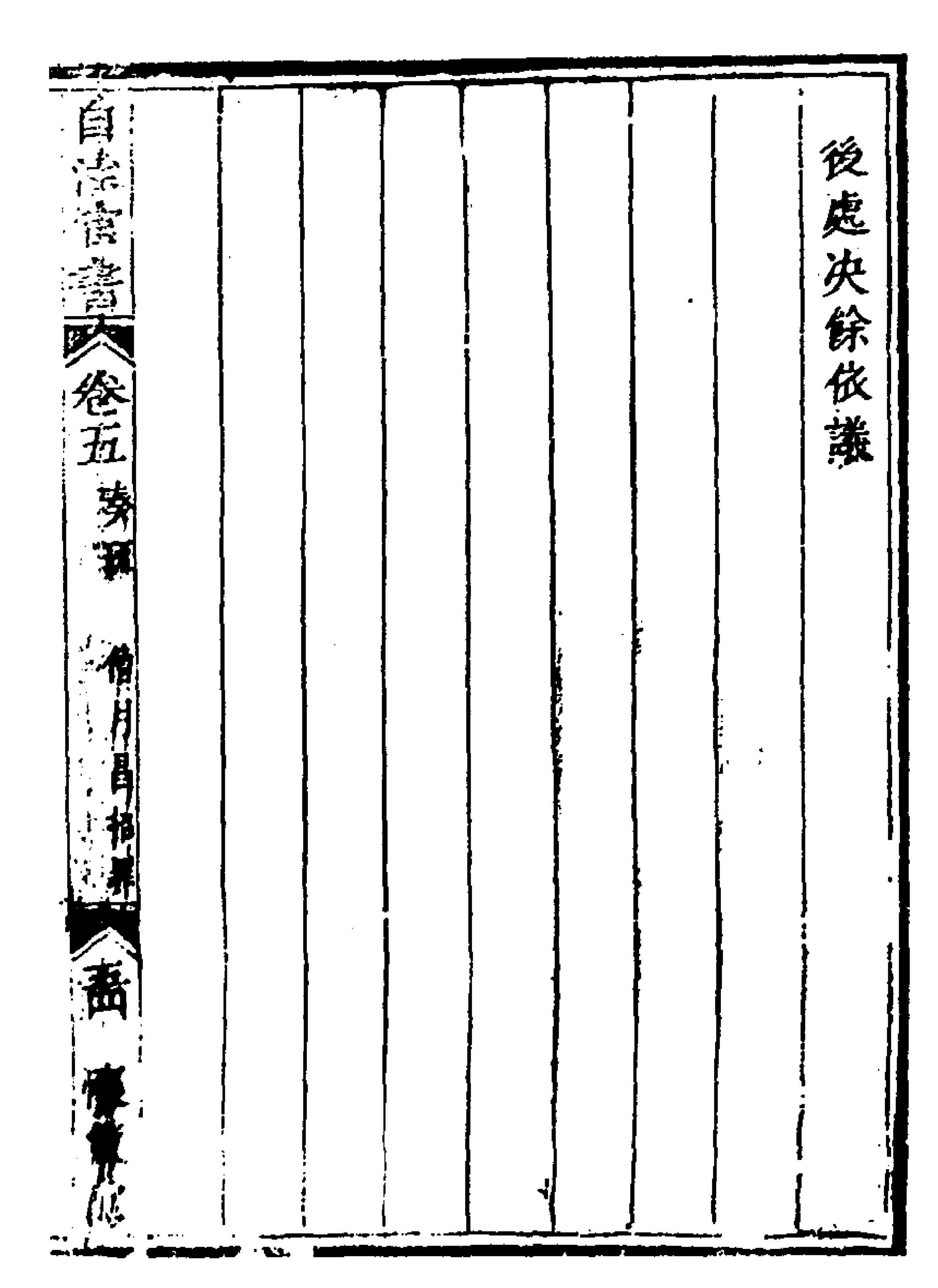
題僧月昌謀死師命招罪疏 四十七年八月

為與常謀殺事該臣看得僧月昌等謀殺伊師僧佛鏡一案緣月昌自幼投拜佛鏡為師教養有年因佛鏡有甥女梁氏四妹同夫張榮俊佃種庵田月昌遂與梁氏通姦佛鏡知之屢戒成仇佛鏡怒逐月昌下山當為劉雲璧勸止至二月初二日佛鏡生辰接伊胞兄僧恒粲到莽告以月昌與甥女通姦情由商諸恒粲更欲驅逐不意月昌已萌謀殺之心先期密約曾與佛鏡夙有嫌怨之僧覺昌僧智林共商謀害某日乘佛鏡往梁天錫

家探病月昌亦偕往梁琢玉家寫疏許願復至天錫之家同吃午飯與師同歸行至長埭界望見智林搖手月昌退後瞭望智林即持鐃戳傷佛鏡右腿及左手大指丫又復戳透左咽喉登時殞命覺昌推屍下坡月昌尾至血跡沾衣并遺墨筆一枝回庵恒粲問及伊師月昌謬答不知恒粲於次早即往天錫家跟查月昌亦詐與庵僧分路指出佛鏡屍首令張榮俊報知恒粲追恒粲見屍有傷又於屍旁拾得墨筆報鳴山鄰誤聽月昌不忍貽累之語匿未報官任其買棺殮埋恒粲見月昌燒

燬佛鏡血衣又因彪所拾得墨筆疑而嗔詈以致月昌畏罪潛逃復遇智林告以庵被恒粲占踞思返舊巢遂與覺昌智林共商誣控郎以慧蓮抱告捏以與常謀殺誣告恒粲而恒粲亦以謀殺再殺互控於縣該縣據控驗寃而月昌又偕慧蓮越獄潛逃旋經緝獲歷訊各供不諱除覺昌病故不議外僧月昌造意謀殺師父應照例處斬立決僧智林同謀下手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律應擬絞監候僧慧蓮應照不應重律加逃罪二等杖一百查該犯年未十六應照幼律收贖粱氏四妹

審不知情應照和姦例折責四十板枷號一個月嫁留
聽從本夫地鄰劉雲璧等合依地界內有死人不即報
官檢驗律各杖八十折責三十板禁卒王瑞明雖無賄
縱情弊但失於防範應照不覺失囚減囚罪二等律杖
一百徒三年張榮俊審非縱容逼姦應與無辜之梁明
先均行省釋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勑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奉
旨僧月昌依擬應斬立決僧智林依擬應絞着監候秋



後處決餘依議

叅瀏陽中令重耗疏 四十七年八月

爲縣令重耗累民據實詳揭以儆貪婪事該臣看得湖南地處楚邀從前各屬徵收錢糧大等加耗積弊相沿臣受事以來仰遵力減加耗盡革私徵之

聖諭誥誡州縣務期實力革除乃不意有瀏陽縣知縣中某者抵任之初頗稱自愛臣每加獎勵詎改前操重等加耗民怨沸騰似此重等加耗歎上病民之員實難姑容以貽民害所當據詳　題叅請

旨將中某革職與有名蠹役及受害人等一併嚴提究

擬以蕭官簽再臣數月之內三叅重耗總由布政使董

某在任員　恩溺職縱庇貪員倚恃無忌臣亦不能覺

察受其欺朦及該司既經丁憂臣復於五月間親訊武

陵縣馬某重耗將知府藩司一併科叅始難於掩飾臣

用不避嫌怨據詳　題叅至臣備官五載尚有不肖劣

員茂視之功令任意婪贓臣罪實深臣心滋愧併請

聖主將臣立賜罷斥以爲不職撫臣之戒其申某重耗

亦係丁憂布政使董某任內之事並未查詳相應併叅

爲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定荊關川木圍量則例疏 四十七年八月

爲請

旨事臣思川木圍量則例必須查明舊日之例始可酌定今日之議檢查荊關榷志杉木原照松木圍長泒料今該關則例又另定辰常杉木圓長泒料之例且今併將川木亦照辰常杉木圓長則例徵收圓則按寸增加長則計尺增加但其間泒料多寡殊有舛錯如該關則例刊載圓二尺長三丈一尺泒料一錢二分圓三尺長三丈一尺泒料二錢圓四尺長三丈一尺泒料四錢圓

五尺長三丈一尺派料五錢並無加長字樣行據原任
荊關同知翁年倫呈稱卑職任內徵收有圓二尺三尺
四尺五尺各長三丈一尺者俱遵照則例一錢二分二
錢四錢五錢起算並不加長等情而則例內如圓至二
尺九寸每多一寸加一分二厘長四丈每多一尺加一
分共應三錢一分八厘是圓二尺九寸之派料又多於
圓三尺之派料矣又如圓至三尺九寸每多一寸加一
分七厘長至四丈每多一尺加一分二厘共應四錢六
分一厘是圓三尺九寸之派料又多於圓四尺之派料

矣又如圓至四尺九寸毎多一寸加一分三厘至四丈
毎多一尺加一分共應六錢七厘是圍四尺九寸之派
料又多於圍五尺之派料矣再以不加長計之如圍三
尺長三丈一尺派料二錢而圍二尺九寸長亦三丈一
尺反派料二錢二分八厘圍五尺長三丈一尺派料五
錢而圍四尺九寸長亦三丈一尺反派料五錢一分七
厘是圍三尺之派料反少於二尺九寸圍五尺之派料
反少於四尺九寸矣奸胥因而舞弊商民共居不均又
杉木例除鼻五尺上圍圓長至四丈而止今該關四丈

之外俱違例增長故各商以川木頭粗尾尖若梢雖尖細亦照頭之圍圓尺寸按長一尺郎加銀若干則尖細之梢每丈俱完稅二三錢不等紛紛呼籲求另定川木圍量則例令臣遵

旨前赴荊關沙市地方親自圍量除將荊關現行則例抄錄分送部科查對外該臣看得各關徵收木稅止計圍圓之大小而不論木植之長短惟荊關按寸加圍又復按尺加長然相沿已久未便更改惟現行則例圍少之派料及增於圍多之派料又違例於四丈之外仍復

加長此各商所以有泒料不容互異木枋不便加稅之

說也今臣酌議圍二尺長三丈一尺照則例抽銀一錢

二分起算圍長俱遞加圍多一寸加四厘多二寸加八

厘多三寸加一分五厘多四寸加二分多五寸加三分

多六寸加三分六厘多七寸加四分九厘多八寸加五

分六厘多九寸加七分二厘共抽銀二錢九分二厘以

上每長多一尺加四厘由三丈二尺加至四丈共加三

分六厘又圍三尺長三丈一尺照則例抽銀二錢起算

圍長俱遞加圍多一寸加一分一厘多二寸加二分二

厘多三寸加三分六厘多四寸加四分八厘多五寸加
六分五厘多六寸加七分八厘多七寸加九分八厘多
八寸加一錢一分二厘多九寸加一錢三分五厘共抽
銀三錢三分五厘以上每長多一尺加六厘由三丈二
尺加至四丈共加五分四厘又圍四尺長三丈一尺則
側泒銀四錢但以圍三尺泒料二錢較之似乎過重今
議抽銀三錢五分起筭圍長俱遞加圍多一寸加一分
六厘多二寸加三分二厘多三寸加五分一厘多四寸
加六分八厘多五寸加九分多六寸多一錢八厘多七

寸加一錢三分三厘多八寸加一錢五分二厘多九寸
加一錢八分共抽銀五錢三分以上每長多一尺加八
厘由三丈二尺加至四丈共加七分二厘又圓五尺長
三丈一尺則例派料五錢但仍照五錢似乎稍輕今議
抽銀五錢五分起筭圓長俱遞加每圓多一寸各加二
分多至九寸加一錢八分共抽銀七錢三分以上每長
多一尺加一分由三丈二尺加至四丈共加九分而查
圓五尺九寸抽銀七錢三分以三丈二尺加至四丈計
加九分二厘共八錢二分較原則例圓五尺九寸合長

多九尺計筭該八錢一分五厘已實多五厘而圓少者派料亦少圓多者派料亦多廣輕重較然關吏不得高下其手而增減有定商民永杜騙索之端矣至川木原係頭粗尾尖臣親赴木廠細加圓量自除鼻五尺以上至四丈之處雖亦尖粗稍別但照則例量至四丈而止則尖細之梢俱在不計可無頭粗尾尖之慮亦不必如榷誌所云首尾大小懸絶必折半而後可矣臣照荆關現在則例改正參差舛錯酌擬川木圓量則例按其大小長短而通加派料照依虧損造册分送部科查核伏

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遵行抑臣更有請者荆關改同知
爲部差必須剔除蠹弊裕課恤商方不負
皇上設立關部之意乃有棍徒王四郎王法公鐵克內
幕又有馬大成鐵克書辦內外勾通舞文弄法又有周
邦等盤踞關律甚至馬牙犯罪之李朝宗亦投充關役
商民之脂膏有限此輩之吮吸無窮若不亟爲驅除吞
食既多正課必損將來或不敷額則臣亦難免欺罔之
罪伏乞

天部申飭立行革逐另募殷實老成小心辦理則關蠹不致病民以病　國矣又查關口之設所以防漏稅也荆關原有十大關皆沿江分列以防過往之走漏如虎渡口在荆州南岸實爲大江進北之要口凡船隻貨物經由者悉應上稅誠不可少乃虎渡口之南百里外又添一關曰港口渡不知起自何年今已相沿成例亦皆撥役把守徵收但大江之南既有虎渡口以防漏稅而港口渡又在虎渡口以南百有餘里並非大江漏稅之處往來船隻不過水鄉出入小舟即有貨物亦是近地

貿易小販與荆關何涉今概行收稅關差雖有耳目豈能覺察於百里之遠歇家胥役借名勒索正額之外復有私徵正耗之外復多倍取此等銀錢既不歸於
國帑亦並不入於關差徒使奸徒飽腹而窮戶吞聲臣舟經此地士民環遮泣訴僉稱請將此關革除或將此稅併歸虎渡臣非敢越俎言事但思此關之去留不係稅額之贏缺臣既奉差目擊民情激廹仰體
皇上仁覆如天惟恐一夫不獲故敢據實
上聞應否伏候

聖裁

工部議　查荊關改派部差原爲定額稅銀而設荊關駐劄荊州府係湖廣巡撫所屬地方今偏沅巡撫題申嚴將川木酌擬圍量按其大小長短逓加派科等語照此則例徵収果否能裕國恤商併馬大成王法公等盤踞關津病國病民有無實據及港口渡應否革除或應行歸併之處不便遽議應行湖廣總督湖廣巡撫偏沅巡撫併該關監督逐一確查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奉

旨依議

謝頒會典疏 四十七年九月

爲恭謝

欽頒會典永昭法守事欽惟我

皇上明哲作則義禮建中手敉治平一統合東西南朔

身垂法度萬方頌文武 聖神法必本乎

祖宗不愆不忘典則寔昭孫子制必宜乎遠近遵道遵

路訓行咸拳

君師綱舉目張總備於百六十二卷官治民察悉周於

百千萬億年 寶册自天來奚啻金符玉簡遐陬喜日

近久宜戸誦家型臣幸逢　盛治欣拵　鴻編易知易
從檢身一惟出
型會極歸極覺世不越尊
王從此湘水長清卜圖書之再出衡峰高峙北嵩嶽之
三呼矣臣謹具疏恭　謝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陽天行等打死陽素可招罪疏　四十七年九月

爲報明事該臣看得陽天行等毆死陽素可一案緣素可不聽其母攜妻外居交遊匪類數竊爲生事發經縣枷責釋歸伊母鄧氏苦言訓誡與其悔改乃素可怙惡不悛反毆母仆地致鄧氏親具手模令次子陽學可持告通族意欲送官有戶長陽喜等往詢其由將素可帶至關聖廟聲言其罪以息鄧氏之怒詎素可強悍不服鄧氏愈加忿激喝令學可同天行二人各執柴棍學可先打素可致命左肋天行亦棍擊素可致命右後肋學

可復毆素可致命心坎一拳素可登時殞命學可天行將屍擡入崇田壩水內假裝自溺身死以飾耳目後學可撈屍歸家棺殮掩埋天行等謂素可不孝打死不必報官公立結狀交房長陽天運收報又將伊妻戴氏母子羈禁不容報官有戴氏之姪戴體昆往探氏即付以手模令送陽瑜等報縣檢審屍解翻據該司以供吐游移具詳經臣批委湘潭縣會同審擬招解臣覆親訊各犯供認不諱除最後下手傷重之陽學可病故不議外陽天行毆死小功堂叔爲從應減一等又律開主使人

毆打而致死者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一等今天行迫於
鄧氏之命下手毆死小功堂叔應減一等查之例內開
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陽天行
槪毆陽素可致命右後肋合依共毆人執持兇器亦有
致命傷痕者發邊衛充軍鄧氏因子毆母喝合毆死應
母庸議不行勸阻之陽喜等與立結之陽志可俱合依
不應重律各杖八十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勅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刑部議　查陽天行雖毆死小功堂叔陽素可但迫

於陽素可之母鄧氏喝令毆打且最後下手傷重之陽學可已經擬斬病故陽天行不便照共毆人律擬軍今改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律杖七十徒一年至配所杖七十折責鄧氏因伊子毆母喝令毆死應無庸議在場不行勸阻之陽喜等并公同立結不報之陽志可等應照不應重律擬罪但陽素可係毆母不孝之人伊母喝令毆死均無庸議等因奉

旨知道了

請將鸕鷀關稅歸辰州府徵解疏　四十七年九月

為詳請歸併關稅以便商民事該臣看得靖屬天柱縣鸕鷀關額徵木稅銀兩一案先據靖州詳議天柱洪河險狹木簰抽稅不便請歸併辰州府徵解緣由隨批布政司確查詳議去後茲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郎廷棟詳稱天柱居辰郡上流木商自柱邑抽稅之後必由辰州府經過方得再往他處發賣辰府既設木稅商民自必照例輸納請將鸕鷀關裁去歸併辰州府稅內徵解等因前來臣查設關原以裕課苟有不便於商又須從

榷更正今天柱縣鸕鷀關每年額徵稅銀止三十兩爲數無多緣其地處邊徼溪河險狹商民納稅不無停泊守候之苦且恐有水險冲散之虞多有不便相應

題請俯將天柱縣之鸕鷀關竟行裁去其應徵稅銀三十兩統於辰州府木稅內徵解俾稅課無虧商民稱便

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戶部議　應如該撫等所題將鸕鷀關木稅銀三十兩歸併辰州府木稅內徵收報部查核可也奉

旨依議

音欣齋

題嚴老蒲救父情急毆死嚴老雲免死減等疏 四

十七年九月

爲活活打死人命事該臣看得嚴老蒲毆死族姪嚴老雲一案素無嫌怨緣某年月日老蒲之弟嚴五元於公塘內挖水灌田老雲攔阻彼此口角五元歸告其父嚴亶生出而理論老雲不念亶生分屬叔祖輒毆仆地老蒲聞父被毆情迫救父倉皇執棍擊傷老雲顋門倒地老蒲慮其起來再打復又一棍適中老雲後左肋老雲傷重殞命時有嚴再純等皆謂亶生係老雲祖輩不應

橫毆老雲之父嚴福先祖護其子致再純棍傷福先頭
顱嚴睦昆亦用箒枝毆打福先傷俱平復歷訊供認不
諱嚴老蕭合依同姓親屬相毆五服已盡至死者以凡
人論鬬殺者絞律應擬絞監候嚴再純嚴睦昆合依卑
幼毆本宗緦麻兄律各杖一百餘均省釋再照嚴老蕭
本無欲殺之心祇因老雲先毆伊父仆地老蕭救父情
切以致罹罪法固難寬情實可矜今屍親不願抵償可
否俯從寬減伏候
睿裁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刑部議　查律內並無處親不顧抵償減等之例應

將該撫所請之處毋庸議等因奉

旨這案着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欽此查嚴老蕭見

父被毆救父情切執棍還擊老雲以致身死應將嚴

老蕭免死減等流三千里枷號兩個月折責四十板

追埋葬銀四十兩給付死者之家餘照三法司原議

奉

旨依議

題戴文珍等溺死戴正璜父子四命招罪疏　四十

七年九月

爲報明事該臣看得戴正璜父子四命被溺身死一案緣正璜不務本業慣行偷竊伊叔戴文珍屢戒生嫌先於某月內偷竊蠟客銀兩累文珍代爲賠償復又偷竊文珍耕牛逃入麻連尚鄉衆恐其勾苗生事群向文珍理論着令保全地方文珍遂遣子姪戴仲生等進尚領出正璜夫妻父子至戴秀生家文珍以地方歸責於已遂造意欲殺正璜父子於某日率同子姪决計沉潭文珍

同姪戴秀生綑綁正璜扛抬入水復慮其子報復令子戴仲生戴順生綑擡正璜長子長生入水又令姪戴文德戴斂生綑擡正璜次子瓔生入水又令戴文玉綑縛正璜幼子老黒入水父子四命立時溺斃又於是晚撈屍燒毀將骨殖埋藏與圖滅跡文珍又將正璜妻劉氏嫁賣王子玉為妻迨劉氏至子玉之家聲言有夫有子令子玉赶尋伊弟劉榮魁察訪方知正璜父子溺斃情由赴州共控歷訊各犯供認不諱戴文珍造意爲首應照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凌遲處死但文珍係正璜親叔

查直隸武清縣劉國祚等謀死胞弟劉國雄父子三命一案部議將造意為首之劉國祚依現行例故殺胞弟擬絞在案今戴文珍既殺親姪正璜復慮其子報復立斃四命致令絕嗣僅依服制擬流於情未協應將戴文珍比照子孫過犯致令嫡繼慈養母故殺絕嗣律擬絞監候洵不為枉戴仲生戴斂生戴順生合依尊長謀殺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故殺小功堂姪者絞律應擬絞但係聽從文珍主令本條無不分首從之文應照為從減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文珍所得劉氏財禮銀

十兩追給劉氏爲正璜等埋葬之資劉氏願歸王子玉爲妻應聽其便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奉
旨戴文珍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
刑部咨　爲報明事據偏撫趙　咨稱戴仲生等係聽從伊父謀死戴正璜父子擬流之犯查定例內其子連强盜謀殺故殺等罪家流遣犯人犯供避

赦豁免等語今仲生係尊長溺死小功卑幼似應援宥免其發遣等因前來查戴仲生等雖係聽從伊父戴文珍將正璜父子四命扛擡溺斃查定例內卑幼殺死本宗緦麻以上尊長不准援

赦仲生等係同伊父將大功服兄謀殺共慘死四命不便准其援

赦應令該撫將戴仲生戴順生戴斂生速行僉妻發遣可也

叅署茶陵邊倅重耗疏 四十七年九月

爲特揭劣員以清吏治事該臣看得茶陵州叅革知州李某先因虧空錢糧貪婪勒派經臣會叅奉
旨革職提審在案所遺篆務飭委岳州府通判邊某署理并嚴飭潔己愛民砥礪廉隅詎該通判署事未久遂肆貪虐臣據兩司詳報俟訪拿蠧書譚啓先等究訊貪劣實跡以憑揭報緣由隨改委攸縣知縣張臣德接署報稱奉委前往茶陵接署州事抵茶陵州署有刁民科歛圍住州衙擡舁署州邊某貪戾虐民見卑職到州隨

即解散又據長沙府知府崔岱齊詳稱拿獲茶陵州蠹役櫃書譚啓先等供李某因虧空錢糧見知府盤查說少不得要添就私改等子收本年錢糧每兩有加一五六火耗邊通判到任見了百姓亂打火耗比李某還重三分百姓不服圍了衙門罵他見攸縣該署隨即解散及據署州張臣德呈報拿獲爲首刁民顏佑含劉玉錫譚文士譚三吉收禁等因前來臣查李某任內虧空錢糧私改大等重加火耗署州事岳州府通判邊某接篆效尤加耗更甚以致州民圍衙辱罵大乖職守似此貪

虐之員誠難妳容所當據詳會題請
旨將遴某革職與李某及蠹役刁民一併嚴提究擬以
爲重耗虐民者戒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三叩　聖恩預撥兵米疏　四十七年九月

為三叩

聖恩事竊臣看得湖南各營兵丁月米例係七月開徵請將上年存米石預撥次年春夏二季兵米一案臣兩經會疏具　題兩准部覆毋庸議在案臣何敢再為瀆請惟是兵丁月米係計日待哺之需而小民輸將適當青黃不接之際臣旁見各營兵米於正月即赴州縣支領彼時地丁尚未開徵前秋從何輸納兵既苦於守候不無枵餒之虞民又無可拮据不免敲扑之慘兵不

能待民不能完則州縣官挪移應墊反虧應辦之項者
情亦有之臣查上年辦存完餉南秋米石存貯該道俟本
年 奏銷後於九月內准部文折銀辦部該道於十一
二月間纔委員起辦則春夏之時前項米石乃貯道俟
辦之項也貯道俟辦之項何不可為撥給兵米之需臣
故請以上年辦存完餉南秋米石預撥春夏軍糈其秋
冬二季就於七月新徵內支給嗣後每年徵收南秋除
現給本年秋冬二季及留充下年春夏二季兵米外餘
存仍照例折徵完餉今准部覆內開若預為撥給其中

恐有該倉官員將上年存剩米石致有虧空希圖掩飾情弊但前項米石解貯該道約將一年方行折解若有虧空掩飾情弊則應在貯道一年之內而不應在預撥春夏二季之時況兵丁需米刻不容緩照數領米毫不容少詎許掩飾虧空而肯以無為有以少為多此又情理之易見者如或有虧空掩飾情弊一經發覺臣願與該倉官一體從重處分為扶同欺隱之戒又部覆內稱歷年兵米俱於本年南秋米內支給遵行已久不便遽行更張臣查康熙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

為奏銷康熙四十五年錢糧等事內開一存剩米一千二百一十七石九合穀二十四石五斗零應令候撥兵糧夫四十五年存剩南米既令候撥兵糧則四十七年存剩米石似可一例預撥臣又伏讀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恩詔一款直省地方有現行事例不便於民者各該督撫詳察開列具題該部確議酌量更正一督撫係封疆大吏地方關界必真凡關係籌餉節用俾益兵民事宜如有確見者據實條奏欽此臣以一介庸材猶

皇上高厚隆恩謬任封疆既見事斷不便於民而以不便更張之部覆因循中止是臣不能奉行
恩詔以重負
皇上也且臣伏見
皇上仁覆蒼生恩覃薄海蠲租發粟動以數百萬計今動支存觧之南秋撥給春夏二季之兵米既無損于
國課甚有益於兵民而以毋庸議之部覆不再據實上
請是臣不能體
皇上之心而重負

皇上也臣故不辭冒瀆之譴再敢瀝陳伏乞

皇上電察臣前具二疏准將存貯候解之南秋預撥春夏二季之兵米則兵獲飽騰之樂民免追呼之苦永戴

皇仁於億萬年矣

戶部議　查湖南兵米俱於各該年所徵南秋米內儘足支給今該撫既稱兵米刻不容緩毫不容少若將此米預為撥給如有虧空情弊該巡撫願與該管官一體處分等語應如該撫等所題將四十七年徵收南秋米石除現給本年兵米外剩米石計算酌充

撥給次年春夏二季兵米其餘米石仍照例折銀辦

部可也奉

旨依議

回奏宋學士特參不敬溺職各欵疏 四十七年九月

爲遵

旨明白回奏仰祈

睿鑒事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准吏部咨開爲特參不敬等事考功清吏司案呈據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郞宋某奏爲特參不敬溺職之撫臣以肅官箴以尊

君命事一疏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奏本月十七日奉

旨這所參事情着趙某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相應

抄錄原疏移咨該撫明白回奏可也計抄疏一紙內開

欽差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臣朱某謹　奏為

特參不敬溺職之撫臣以肅官儀以尊

君命事切臣奉

命楚南恭候

御賜　御碑工竣見偏沅巡撫臣趙某性情暴戾行止

乖張劣蹟多端吏民怨忿道路以目謹列欵為我

皇上陳之一臣恭捧

御書匾額　御製碑文臨楚自直隸湖北經過地方督

撫諸臣俱穿朝服率屬員叩頭行禮獨趙某進禁帶雨
纓帽穿素衣並不率同在城文武官員行禮輕褻
萬壽天章不敬一也
御書頒發之時
皇上傳示九卿諸臣無不踴躍讚嘆至楚南尤爲從古
帝王御筆所未及今 天章特賚趙某應極其踴躍歡
忭於五月十七日叩拜
御書之時應即請
宸翰瞻仰以申觀 光咫尺之私乃遲延五日至二十

一日傍晚始至臣處草草一觀仍帶雨纓帽不穿吉服并不率同司道官員瞻仰褻慢不恭何以表示苗民不敬二也一南嶽爲

皇上主壽之山修建廟宇應極其慎重堅固華麗昭垂奕禩乃趙某草率從事正樑木料濫用細小殿庭之內俱用亂石舊磚鋪砌兩廊現在圮側正樓地板俱係粗舊板片長短不齊正殿不用琉璃瓦丹雘俱用蕭金土硃兩廊宮舘仍然坍塌種種不堪難以收擧況覩

聖茶庵係奉

旨建造十餘處欽遵在案即三尺黃童亦知有增無減乃趙某敢於違
旨擅行減造五處且制度粗率規模狹陋以此覩
聖藐慢已極顯有包藏不敬三也原任監修衡州府知府孔興滋可問一趙某於五月十三日在常德府具疏內稱星馳南嶽親身辦理
御匾碑文等語何遲至四十餘日於六月二十三日始到南嶽廟一宿即歸並不親身料理欺誑具題又不建造

御碑亭臣在長沙四月言之再三趙某但云無地可建
督臣郭某於七月初十日至嶽廟見無碑亭深以爲非
即指嘉應門外庭中可建趙某始唯唯語塞則四月有
餘趙某尚在睡夢中以致立碑之時無碑亭以壯觀瞻
不知何故擅將奉
旨建造之
御書樓下西偏毀墻掘地觀者驚駭怠玩
聖製本無崇奉之實心昭然可見不敬四也一
壽嶽告成

皇上親灑宸翰

御製碑文　命臣賫捧到楚在衡祝釐建醮蕆事普天同

慶萬年盛事趙某應百倍踴躍共効頂祝凡屬官百姓

偶有過愆應念

皇上萬壽升恒之慶毋事仰體從寬即有大過亦應候

懸匾立碑吉祥禮成之後再加指摘亦爲未晚何以正

當　盛典臨楚之時幾月以來但見舉動發怒全無微

喜參劾各革無虛日朔拿敲扑無寧時使官民嗟怨哀

號不絕於耳淡於仰祝　無疆之臣誼推

恩及下之微誠不大相悖謬乎不敬五也一上年十一
月十二日　壽嶽神像開光之時百姓僉云小民受
聖主洪恩五十餘年且　盛典難逢願各捐貲唱戲幾
日以申萬民踴躍之情遞呈於巡撫趙某大怒不允立
刻將鼓臺折毀聲言枷責衆民驚散是趙某不欲合萬
姓之歡心以奉
一人而阻遏小民愛戴之誠律以無將情罪可惡不敬
六也衡山百姓至今不服官民可證一七月十二日撫
臣趙某會同臣及總督司道諸臣在

御碑處所叩頭行禮臣見位置舛謬即向臬司耶某禮道成某切責撫臣慢忽是日臣即起程復
命行至三十餘里見撫臣率同司道等官飛騎前來攔阻於道强臣復回衡山希掩過愆切恩臣事竣回京
大典所係何敢擅行稽留攔阻復
命不敬七也一趙某之妾張氏於六月初二日身故趙某於初五初六初七等日擅令兵丁摘纓穿素
御書容遁肆無忌憚不敬八也長沙官弁兵役可証一百姓云趙某巡撫偏沅以來年年荒歉今歲自

御書到後壽嶽効靈湖南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數年以來從未有此大熟眞可謂湖廣熟天下足矣江南之米正在騰貴乃趙某於七月內新米既出之後仍肰禁糶以致積米之家不敢出賣販米之商不能出境是趙某不特欲商賈含怨褰足并欲使江南數百萬生靈艱於粒食全不仰體皇上截留賑恤之盛心惟自逞威福忍心害理其溺職一也一本年六月十二日因開倉未發復行閉倉以致激變長沙府民盈千累萬直到[illegible]前圍撫臣之署呼名

辱罵毆現任之官流血遍體以致圍繞竟日闔城驚駭撫臣身爲大吏閉門不出有何面目躬居民上大乖巡撫之名其溺職二也一布政司係二品大吏豈有趙某於本年六月初九日出示勸令百姓向原任藩司黃某處索米橫鬧而百姓不鬧董某反鬧趙某因此羞慚任性恣劾屬員嚴拿百姓不顧他人之功名性命但圖巧掩一己之罪忽切思百姓當嚴斬其安靜豈可反引導其刁風楚南苗民雜處之地趙某職任封疆出示唆撥激變良民罪無可逃抄錄告示恭呈

御覽其溺職三也一趙某勒令各州縣加一火耗內抽
捐康熙四十三四兩年火耗銀十萬兩不奉
明旨任意勒捐屬員怨忿有司府州縣解收批文可據
其溺職四也一原任桂陽縣知縣朱某將撫臣苛刻險
惡劣跡刻揭遍傳若趙某果正已率屬何至屬官怨恨
乃爾原揭恭呈
御覽其溺職五也一趙某全不仰體
皇上寬大之德一味陰毒慘酷湖南司道府州縣以及
雜職等官四年之中參劾二百餘員吹毛求疵顛倒是

非喜怒狂悖功名性命供其魚肉以致各官朝不保暮救禍弗遑何暇盡心民事即百姓皇皇若喪既艱口食之貲復有身家之累坐臥不寧手足無措吞聲飲痛告訴無門共溺職六也被害官民可證以上各款係臣見聞最真者臣蒙

皇上簡拔學士崇班力圖報効何敢畏趙某之勢代為欺隱於

君父之前以自蹈罪戾為此不避嫌怨特疏糾參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罷斥重懲以為天下後世不敬溺職之

撫臣戒也綠係糾參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途間無
書寫人役體式不諳合併聲明爲此具本奏　聞伏祈
睿鑒施行等因奉
旨移咨到臣欽此欽遵竊臣至微至陋叠荷
皇上高厚隆恩破格拔擢忝任封疆惟懼不克勝任日
夜氷兢併奉有綏輯撫安之
御書力戒加耗盡革私徵之
諭旨殫力奉行猶恐積習難除未由報稱幸我
聖主寬仁姑容竊位臣毎瞻

天感泣中夜徬徨今閣學士臣宋某奉差南嶽祭臣不

敬溺職蒙

皇上不即加譴俾令臣明白回奏誠天地之覆載父母

之怙恃感激涕零惶悚無地伏思南嶽爲

皇上主壽之山大小臣工捐俸修建臣亦經營數載幸

獲告成節省萬餘報歸　內帑仰邀

宸翰寵錫

天章遐陬莫不歡幸臣心倍切欣榮乃當典禮方慶有

成而臣名隨登白簡撫衷自省惟有痛心臣復何辭敢

瀆

天聽但既奉有明白回奏之

旨謹不避斧鉞披露用膽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　一宋某叅臣疏稱恭捧

御書扁額

御製碑文臨楚自直隸湖北經過地方督撫諸臣俱穿

朝服率屬員叩頭行禮獨趙某違禁帶雨纓帽穿素衣

並不率同在城文武官員行禮輕褻

萬壽天章等語臣查本年五月十三日臣自常德送

欽差閣學士臣二格起程即乘小舟薄暮抵龍陽縣不
意宋某之舟亦至龍陽臣聞宋某既至意欲叩請
聖安瞻拜
御書而臣行李另載一舟已經前往臣以途次原有便
服行禮之例隨戴緞纓帽穿便服赴宋某舟中叩請
聖安據宋某稱
御書留在長沙是以未及瞻仰但龍陽並非
欽差經臨正路宋某既賚
御書何以又離

御書臣行舟相遇時當薄暮即請
聖安叟有何罪而反捏稱臣帶雨纓帽穿素衣並不率
同在城文武官員行禮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米某參臣疏稱
天章特賁趙某應極其踴躍歡忭於五月十七日叩拜
御書之時應即請
宸翰瞻仰以申觀　光咫尺之私乃遲延五日至二十
一日傍晚始至臣處草草一視仍帶雨纓帽不穿吉服
並不率同司道官員瞻仰褻慢不恭等語臣查五月十

三日夜自龍陽趲行於十五日至長沙而宋某亦於十六日抵長沙臣即於十七日穿朝服頂帽赴宋某公館前堂所安
御書寶櫃前行三跪九叩頭禮隨請贈
御書據宋某家人云
御書安於後堂房內臣隨趨入始遇宋某於前堂之後因同至後堂請出
御書恭捧久觀伏見
聖筆揮灑具山凝嶽峙之精神極鳳舞龍飛之體勢洵

與乾坤同其貞固日月並其光華美善既有難名贊頌
亦莫能罄隨諭宋某收藏而別至在城司道官員於三
月內宋某初到長沙各官已經叩頭行禮瞻拜
御書臣到長在後毋庸再爲率領士民瞻拜　御書原爲請觀
宸翰若叩拜而不請觀雖三尺童子亦決不出此而宋
某捏稱延至五日始至一觀又仍帶雨纓帽不穿吉服
以必陷臣於罪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某叅臣疏稱南嶽爲
皇上主壽之山修建廟宇應極其慎重堅固華麗昭垂

奐覲乃趙某草率從事正樑木料濫用細小殿庭之內
俱用亂石舊磚鋪砌兩廊現在圮側正樓地板俱係爛
磚板片長短不齊正殿不用琉璃瓦丹艧俱用薰金土
硃外廊宮館仍然坍塌種種不堪難以枚舉況祝
聖茶庵係奉
旨建造十餘處欽遵在案即三尺黃童亦知有增無減
乃趙某敢於違
旨擅行減造五處且制度粗率規模狹陋以此祝
聖褻慢已極顯有包藏等語臣查南嶽工程原有估冊

移會原任督臣翰某分送多羅貝勒及工部在案臣飭委衡州府知府孔某一一遵照監督修造工程現在有目共覩毋庸臣與米某置辯惟請皇上另遣廉明大臣覆行查勘不難立見至湖南窰匠並無綠色黃色之筒瓦故皆以本色估用先經會疏題明而茶菴因地制宜必附近居人以便照管亦將建茶之數會疏　題報在案其廊外即係僧道房不過往來偶借歇脚並非官館原估亦無修理僧道房之處如果有細小圮側稍少估料及粗舊長短薰盆土碌種種

不堪則修理嶽廟經手人員與監修之衡州府知府孔

某俱避宋某先期調集伺候查詢宋某在嶽廟時何無

一言究問而離嶽半月有餘忽揑造以必置臣於死臣

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某參臣疏稱趙某於五月十三日在

常德具疏內稱星馳南嶽親身辦理

御匾碑文等語何遲至四十餘日於六月二十三日始

到南嶽廟一宿即歸並不親身料理欺誑具題又不建

造

御碑亭臣在長沙四月言之再三趙某但云無地可建

督臣郭某於七月初十日至嶽廟見無碑亭淚以爲非

即指嘉應門外庭中可建趙某始唯唯語塞則四月有

餘趙某尚在睡夢中以致立碑之時無碑亭以壯觀瞻

不知何以擅將奉

旨建造之

御書樓下西偏毀墻掘地觀者驚駭怠玩

聖製本無崇奉之實心昭然可見等語臣查五月十三

日臣自常德起程原擬即往南嶽親身料理

御匾碑文及本日遇朱某於龍陽迨抵長沙而朱某亦
留長沙詢之司道則云兩月以來
御匾已經刊就即永峙南維碑亦已鐫成惟
御製南嶽文碑石寬大高長在於耒陽縣採運尚未到
嶽臣思石既未到臣無所用其手足之力即撥標弁常
進廷協同衡山縣星夜趲運臣暫留長查盤司庫錢糧
核對　奏銷冊又六月秋審屆期應遵例會同司道秋
審各犯及據該弁報碑石拉至嶽山一面先令磨鑱平
正臣於六月十九日拜發秋審　題本即於二十日親

往嶽山督同衡山縣敬覩刋鐫並非欺誑具　題其所
以仍回長沙者因安奉兩碑不敢遵朱某所云而卅與
商確也臣在鎮篁接朱某致書內稱建立碑亭曾與成
少參相度位置但此工程非旦夕可辦必須預示早得
興工庶不致畏首畏尾推諉觀望等語臣隨手諭驛鹽
糧道成某遵照夫後旋據該道成某印稟內稱蒙諭朱
學士有催促建立碑亭之說朱公前曾徧爲相度基地
無可建立之所有仍在
御書樓下之意但嫌樓之舊制稍低四面簷柱太細合

署衡州府拆而改造伍牧以前建
御書樓已經　題達不便擅拆爲覆是以中止成某亦曾
丈量樓下原高一丈五尺五寸新碑約高一丈五尺儘
可竪立不謂其猶有建立碑亭之說等語俱有成某印
禀可據又據護衡州府事桂陽州知州伍某印禀內稱
朱閣學於三月二十五日行香之後面言
御書樓應即拆毀改造亟爲催促伍某以曾經　題達
未敢輕動之言婉轉回覆等語現有伍某印禀可據是
朱某之所謂建立碑亭即欲拆毀

御書樓改造以爲碑亭也但
御書樓無敢拆毀之理且樓下儘可安碑而宋某之所以必欲拆毀改造者緣四十年宋某面委長沙府知府姜某監修
御書樓姜某隨領司庫銀五千兩修理及查驗工程殊多率畧侵冒錢糧現在核追故宋某欲拆毀改造以滅其委修之跡而去其冒銷之證也臣赴南嶽時與宋某面商作何安奉兩碑據宋某云碑亭無地可建自應總立於

御書樓下但三間各安一碑則碑石大小不同應將前
竪　光輔紫宸碑起出而將
御製南徼文大碑立於中間之後層再將新舊兩圖字
碑並立於大碑之前層臣以位置出自
欽差自應祗遵及臣到嶽親詣
御書樓下相度形勢如一間同奉三碑則體制殊爲偏
窄且後列一碑前列兩碑則後碑盡爲前碑所掩又
光輔紫宸碑竪立已經數載若一起動不能保無缺損
臣實不敢冒眛遂連夜趕回與朱某再商妥局而宋某

亦不能裁決惟云聽地方官酌行而已是以該道成某先期往嶽仍擬照三間各安一碑及臣隨同督臣郭某與宋某同在嶽廟共商督臣亦以三碑大小不同未便俱安一處且

御文碑石重大若運進嘉應門挽擡不易故議建碑亭於嘉應門前今宋某捏稱在長沙言之再三如果與臣一言則宋某在嶽四十餘日何不率同道府指地造亭而必將

御書樓拆毀改造者更欲何爲如以道府不遵宋某折

毀

御書樓故宋某仍欲建造碑亭則宋某六月中何以尚有三碑同列樓下中間之說即宋某移咨擇七月初十及十一日敬懸

御額建立碑文何以亦無一語論及碑亭之有否告竣可見宋某意中原未嘗有建立碑亭四字矣今因七月初十日有碑亭之議欲飾其從前不議碑亭之非而反誣臣怠玩

聖製以必陷臣於罪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察 一宗某叅臣疏稱 壽嶽告成
皇上親灑宸翰
御製碑文 命臣賫捧到楚在衡祝釐建醮真普天同
慶萬年盛事趙某應百倍踴躍共効頂祝凡屬官百姓
倘有過愆趙某應念
皇上萬壽升恒之慶每事仰體從寬即有大過亦應俟
懸匾立碑吉祥禮成之後再加指摘亦未為晚何以正
當 盛典臨楚之時幾月以來但見趙某舉動發怒全
無歡喜叅劾咨革無虛日拘拿敲扑無寧時使官民嗟

怨哀號不絕於耳挨於倾祝 無疆之臣謫推 恩及
下之微誠大相悖謬等語臣思 壽獄工成
御書龍貲率土臣民共切 無疆之慶而經營既出臣
手惟躍更倍尋常況當宋某到長之時臣奉
旨已先往鎮章實與
欽差閣學士二格共事之時多而與宋某周旋之日少
乃遽謂臣幾月以來舉動發怒全無歡喜豈宋某能神
遊千里之外乎又云參劾各革無虛日則已情見乎詞
矣挨其意不過以臣參案併及丁憂布政使董某而咎

革乃晉演目連戲之楊某耳但重耗劣員臣原奉有據
實糾參從重治罪之
旨而縣丞之責亦得駐經歷之演戲不擇以及矜貢之
保留守制皆有不得不參者而朱某心有所為遂加臣
罪又稱拘拿敲扑無辜尉臣於查盤蕭某司庫見其司
吏朦混造册希圖侵蝕提訊數役臣實有之此外別無
拘拿別無敲扑而朱某混指以為臣罪欲洩他人之憤
怨而竟忘自己之比私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朱某參臣疏稱上年十一月十二日

壽嶽神像開光之時百姓僉云小民受
聖主洪恩五十餘年且　盛典難逢願各捐貲唱戲幾
日以申萬民踴躍之情遞呈於巡撫趙某大怒不允立
刻將戲臺拆毀聲言枷責衆民驚散是趙某不欲合萬
姓之歡心以奉
一人而阻遏小民愛戴之誠律以無將情罪可惡衡山
百姓至今不服官民可證等語臣查康熙四十六年十
一月十二日　壽嶽神像開光臣親至嶽廟搭臺演戲
三日以祈神佑於萬年旋有近廟居民亦欲捐貲唱戲

臣婉諭以敬神演戲是我等臣子之事爾等窮民若亦捐貲唱戲恐開斂派之端反爲未便爾等旣愛戴

皇上只在神前叩頭祝

聖便見你們一片敬心衆民皆歡喜叩頭而退有何大怒拆臺有何聲言枷責朱某旣云官民可証即民之姓名難以周知而官之姓名諒已熟悉朱某旣有訪聞之語自有傳述之人何不舉出一人以爲明証而乃揑造無影之詞加臣以情罪可惡坐臣以無將大辟臣固不足惜天下督撫從此皆畏

欽差之可以捍定爰書手操生殺莫不心驚膽裂竭力逢迎則宋某之心誠屬何心至宋某到嶽諭執事官於嶽廟二門前建臺演戲一月派令衡州府經歷楊某專理其事自閏三月十五日爲始每日演戲宋某亦每日登樓置酒高坐臨觀乃於十八日本戲演畢之後忽扮雜劇一齣觀者無不驚駭復於十九等日接演目連全本種種褻慢公然無忌臣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鄖某准桂陽州知州伍某等長沙府知府崔某衡州府知府常某驛鹽糧道成某衡永郴道孫某等各詳移轉詳到

臣臣思宋某唱戲祝
聖而於內殿建醮之時外臺搬演目連全本殊乖臣子
愛敬之誼應即據實糾參但以瑣屑之故不敢輕瀆
宸聽是以於六月二十九日會同督臣郭某咨明吏部
請將晉戲之楊某立賜斥革併移咨宋某在案今宋某
懼臣發覺其唱目連戲之罪而反捏稱臣於 嶽神開
光不允百姓唱戲怒拆戲臺聲言枷責但宋某誣臣絕
無一詞而宋某之唱演目連直至七日則萬目共覩萬
民共駭究其情罪似屬可惡律以無[illegible]亦有難逃此又

臣至今日不得不直陳以候

皇上之乾斷者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朱某參臣疏稱七月十二日撫臣趙某

會同臣及總督司道諸臣在

御碑處所叩頭行禮臣見位置舛謬即向臬司郎某權

道成某切責撫臣慢忽是日臣即起程後　命行至三

十餘里見撫臣率同司道等官飛騎前來攔阻於道强

臣復回衡山希掩過愆切思臣事竣回京　大典所係

趙某何敢擅行稽留攔阻後　命等語臣查七月初十

日臣在嶽廟因碑座龜趺重大不能剋日運到隨懇宋某稍遲數日俟碑座運到公同豎立然後起程而宋某堅持不從且諭於
御碑處所叩頭行禮至十二日遵宋某諭公詣
御碑處所宋某領班俱叩頭行禮畢隨留宋某用飯相約同回長沙恭請
聖安送之北上豈宋某於用飯後忽向司道尸稱何故在於
御碑處所行禮責臣不足及宋某登與後臣聞此言即

向督臣面說
欽差要在
御碑處所行禮十二日又是
欽差領班行禮乃行禮之後反說我們不是將來恐遭
海詰臣隨策騎同司道追宋某於五里之外邀其回嶽
豎碑宋某必不肯旋臣隨率同司道即於道旁望
闕跪訴宋某不得已而回臣懇其留嶽數日俟碑座運
到豎立後行宋某又必不肯因諭奉　碑移至建亭處
所搭架豎起候於次日行禮臣祗遵宋某命是夜僱夫

蓋廠移碑併搭架竪碑至十三日午時臣隨督臣併率
各官朝服叩頭而宋某雨纓素服領班行禮臣又向宋
某言碑移在此碑座尚未到我應在此督催碑座竪立
之後方敢回長沙臣隨於五里外跪請
聖安送宋某回　京此七月十二十三兩日情形也宋
某反覆無常設穽害人臣恪稟
天威恐貽後患而宋某反揑稱臣擅行羈畱擱阻後
命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某參臣疏稱趙某之妾張氏於六月

初二日身故趙某於初五初六初七等日擅令兵丁摘纓穿素

御書密邇肆無忌憚長沙官弁兵役可證等語臣查六月初二日臣妾張氏在署病故以非正配概不敢受弔奠何有兵丁摘纓素服之事臣標馬步戰守兵一千一百餘名如果摘纓素服豈能掩人耳目宋某既稱長沙官弁兵役可證何不舉出官弁兵役一人姓名以爲明證乃以全無影響之事恣其含沙噴射之毒必欲摭拾無端以陷臣於罪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某叅臣疏稱百姓云趙某巡撫偏沅以來年年荒歉今歲自

御書到後　壽嶽効靈湖南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數年以來從未有此大熟真可謂湖廣熟天下足矣江南之米正在騰貴乃趙某於七月內新米既出之後仍然禁糴以致積米之家不敢出賣販米之商不能出境是趙某不特欲商賈含怨裹足亦欲使江南數百萬生靈艱於粒食全不仰體

皇上截留賑恤之盛心惟自逞威福忍心害理等語臣

查七月初六日臣隨督臣前赴嶽廟二十一日安座豎碑訖隨由水路順道囘過長沙檢查荊關一案支卷即赴荊州遵

旨查定川木則例已經 題報在案是七月中臣未常在長沙也何由而禁販米之商即宋某於七月初五日往衡山十七日自長沙囘 京則宋某亦未常在長沙也何由而知長沙之禁總之宋某聽人授意揑造無稽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某參臣疏稱本年六月十二日因開

倉未幾復行閉倉以致激變長沙府民盈千累萬頃刻罷市圍撫臣之署呼名辱罵毆現任之官流血遍體以致圍繞竟日闔城驚駭撫臣身為大吏閉門不出有何面目忝居民上大乖巡撫之名等語又宋某參臣疏稱布政司係二品大吏豈有趙某於本年六月初九日出示勒令百姓向原任藩司董某處索米橫鬧而百姓不鬧董某反鬧趙某因此羞慚任性參劾屬員嚴拿百姓不顧他人之功名性命但圖巧掩一己之罪愆切思百姓當嚴懲其安靜豈可反引導其刁風楚南苗民雜處

之地迅某職任封疆出示嗳撥激變良民罪無可逃抄
錄告示恭呈
御覽等語此二條總屬一事總爲董某而發臣查上年
春穀價騰貴臣會同督臣石某疏請
皇上將見存倉穀減價出糶蒙　恩俞允小民得以資
生本年長沙四五月間穀價騰貴亦如上年臣五月旋
長目擊情形憂心如焚且民已艱食不及具　題候
旨是以臣令長善二縣徑發倉穀減價糶與貧民俾得
餬口仍於冬間賤買還倉此雖臣之遵例糶穀亦救饑

如救溺之意也奈開倉之後買者日多誠恐倉穀有限
不敷出糶又訪聞米貴緣由皆因姦商販買米石串通
牙棍囤積倉厫盈千累萬恐地方遵禁查阻該商央囑
董藩司公行出示明放米船以致千萬之米揚帆直下
去米既多存米日少價值愈增窮民枵腹故出示曉諭
長沙府屬眞正窮民如果家無餘糧買米度日者俱赴
原任董藩司處照平價求買不必復向兩縣紛紛告糴
葢藏糶原非常例以放米獲利之人而令其賣米救民
亦非過當乃長沙百姓以董藩司原據客人遞呈批發

善化縣縣丞馮某放米款於六月十二日衆民扭拉馮
某而馮某奔赴臣轅冀圖躲匿衆民亦隨至臣轅毀罵
縣丞甚至揮拳擁臂臣隨傳司道查詢據衆民咸稱街
上無米可買故拉馮縣丞往藩司處要求等語臣見
衆民呼號隨令司道仍諭長善二縣照常減糶衆民即
趨倉領糴而散臣又訪有刁民余某等乘機生事漸不
可長故將馮某與余某等一併糾參
片飭發督臣嚴提審擬在案布政使既係二品大吏而
通同縣丞私放米船以致窮民買米艱難攀轅求穀若

非臣之徑行減糶則民情洶洶更不知何狀矣且此案自有督臣審理與宋某何干而宋某尚狥董某先爲出脫反揑稱臣唆撥激變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某叅臣疏稱趙某勒令各州縣加一火耗內抽捐康熙四十三四兩年火耗銀十萬兩不奉
明旨任意勒捐屬員怨忿有司府州縣解收批文可據等語臣查康熙四十二年奉有力減加耗盡革私徵之
上諭臣涖任以來屢布條告嚴加禁飭務期滌除陋弊
仰副

皇上休養黎元至意但私派既革則地方一切雜費俱取給於巡撫而臣一介寒官點金無術仰屋徒嗟一種萬不得已苦情至今日而猶瞻顧隱諱不瀝陳於
皇上之前則將來再無可言之地併無可言之時臣橫被惡名欸不瞑目查康熙四十二年六月間宋某奉
旨祭告南嶽併賫
御書匾額一到長沙虛張聲勢將臣多方恐嚇動輙加以不敬有原任長沙府知府姜某從中傳說逼要多金方容做匾懸掛臣敬畏

天使只得受其牢籠許以三千兩不允加至五千兩又不允必加至七千兩纔爲首肯臣一時無從設處隨令姜某向歷任布政使施某暫借庫銀即令姜某轉送米某銀七千兩隨禮銀七百兩又幕賓劉某張某各索銀一百兩共七千九百兩現有過交姜某可証又姜某領司庫銀五千兩建造

御書樓俱議捐四十二年俸工補項至四十二年冬奉

旨勅撫紅苗大師雲集一應鑼鍋帳房運送米豆僱覓夫船供應犒賞諸費皆借帑應用而四十三四兩年俸

工已捐修獄廟其庫項不可虛懸據署布政司事張仕可詳稱各州縣願將加一火耗之內抑捐五分清補軍需用項通詳督臣鄂臣批准至四十四年因修道路橋梁雇備江南船隻借動庫銀又將四十五年俸工捐補以上各項收銀者布政使董某也用銀者布政使董某也臣不特毫無染指亦且並未經手現有董某可証至四十四年並未捐耗而宋某捏稱勒捐康熙四十三四兩年火耗銀十萬兩臣實不知其何據也惟是宋某勒銀一項與之固不能無罪但彼時實受其逼勒倘不賢

慾則今日之彈章早見於四十二年矣臣豈不知今日言之而罪亦不免然今日奉
旨明白回奏而仍不盡言臣罪益滋宋某本年再至意中欲援舊例但至今日派不可派捐無可捐僅令各官共湊送銀一千兩隨禮銀一百兩大拂其意遂必欲置臣於死但臣寧言之而死於
君父之法不敢不言而死於宋某之手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某叅臣疏稱原任桂陽縣知縣朱某將撫臣苛刻險惡劣迹刻揭遍傳若趙某果正己率屬

何至屬官怨恨乃爾原揭恭呈
御覽等語查朱某於康熙四十五年署藍山縣印臣據
衡州府詳報朱某虧空錢糧又且捏飾批迴倉穀黴爛
缺少重覆以欠報完隨即　題參聞朱某挾仇刊揭併
稱留解臣銀三百兩但查康熙四十二年據里民蔡某
告朱某濫米派費併賣米得價共銀八百餘兩臣以事
在　赦前免其　題參止追充地方公用據朱某一次
解司庫銀二百兩臣即檄布政司撥補軍供現有布政
司印冊可據又一次移交宜章縣銀一百兩爲奉脩督

部院移會公發安撫投誠黃珍家口之費現有宜章縣蔣某印文收領可據此外亦從寬豁免臣並未見其絲毫任彼誣言總並不問朱某旋亦悔過已經三年奏查定例特援反噬之條而宋某必勾通被劾之員以砌成款蹟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照奪　一朱某某參臣疏稱遣某全不卹體

皇上寬大之德一味險毒慘酷湖南司道府州縣以及營職等官四年之中參劾二百餘員吹毛求疵顛倒是非喜怒狂悖動名性命供其魚肉以致各官割不保[illegible]

赦禍弗遑何暇盡心民事即百姓臯臯若喪既艱口食之貲復有身家之慮坐卧不寧手足無措吞聲飲痛告訴無門被害官民可証等語臣查自蒙

恩拔擢以來惟以

皇上寬大之心爲心從不忍苛求小過從不敢偏執已見其屬員中或私派或重耗或倉庫虧空或承審不當例不得不據實糾叅於內有部臣之核議外有督臣之審讞要皆決自

宸衷遵奉施行而宋某謂臣吹毛求疵顚倒是非喜怒

狂悖功名性命供其魚肉又謂臣四年之中參劾二百餘員夫宋某既知其二百餘員矣則何不指其姓名以見臣之濫參濫劾又何不舉其某某案爲吹毛求疵某案爲顛倒是非以見臣之妄參妄劾也臣奉有力減加耗盡革私徵之

上諭原期息事寧人使羣黎樂業今宋某不參臣縱私派則臣屬已無私派矣宋某不參臣縱加耗則臣屬已無重耗矣以無私派無重耗之時窮鄉僻壤方咏歌于

堯天舜日之下而宋某反捏稱百姓皇皇若喪既艱口

食之資復有身家之慮坐臥不寧手足無措吞聲飲淚
告訴無門推宋某之心必將大開私徵頻加重耗而民
間始有口食之資無身家之慮乎宋某身在 綸扉職
司輔弼豈應大謬一至於此宋某又稱被害官民可証
何不指其被害者何官何民以作明証而含糊一語陷
人大罪臣寔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以上諸條臣謹就宋某所誣而一一剖陳
伏念臣迂愚拙直之素性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居官率屬之短長亦難逃

聖主照臨之遠臣本毋庸置喙但既蒙
皇上寬慈令臣明白回奏如有片言隻字之欺
皇上即或恕臣而天地鬼神亦當誅殛但臣受
恩深重恪遵　諭旨私徵必期盡革加耗必期力減如
有藐法不遵重爲民害者亦遵奉
皇上據實糾參之　諭不敢姑爲徇庇以長官邪屬員
雖照例不乏養廉而實無所肆其貪恣既憚約束之過
自生畏苦之心臣若於屬員有一毫交際於庫帑有一
毫動用則如被劾之董某等何言不可說何事不可爲

況勒捐十萬出入難掩而尚俟今日之宋某代爲參
奏哉朕宋某之所以爲此者亦有故焉一則因臣發其
唱目連戲之事而借此以緘臣口也臣之咨革晉戲楊
某在六月二十九日使臣果有劣蹟可參則何不參於
六月二十九日以前而遲延一月以爲先發制人乎一
則因臣將獄工餘剩銀兩先行啟　奏而不得遂其私
也臣在鎮算於閏三月內接原任布政使董某稟帖內
開宋大人云雖
皇上命我查看工程在撫院幾經親臨獄山自朕不錯

又云下剩銀子不必啟　奏本司因回已報完工萬一
駁查數目故此　題明且撫都院以所捐銀兩原為獄
廟既有餘剩及各物料變價自應聽候大部撥用觀其
此番舉動甚是和氣與前大不相同等語現有董某印
稟可據夫獄工下剩銀兩原應報部充餉今臣盡數啟
奏不過自矢不欺之意而豈知已觸貴臣之隱恨臣謹
將董某原賚印稟恭呈
御覽
皇上俯賜電察則可以知臣今日受誣之由矣至宋某

步蹟彙纂本當據實指叅祗因幸逢　盛典若遽以
上聞恐有失揚光昭美之意是以隱忍未言今臣既被
叅慚負
主恩仰懇
皇上立賜罷斥以爲不職之戒緣係遵
旨明白回奏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併隨本恭呈印
稟一合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施行

題辰沅靖道乾州同知互訐疏

爲廳員任意不報不覆溺職殊甚特據實詳揭事該臣看得原任革職辰沅靖道鄭某原任革職乾州同知哲某將苗地命盜二十五案扶同隱諱迨至陷兵一案哲某據實供報鄭某始將從前不報不覆事件彙詳揭出經臣會疏　題參部覆奉

旨鄭某哲某將二十五起人命盜案扶同隱諱不報情罪可惡俱着革了職介臣審明定擬具奏臣即欽遵行司審擬前來臣訊據鄭某供稱二十五案兩廳並未具

詳當日或係訪聞或據土人百戶具報原欲行查得實通報不意屢催不應以致無蹤轉報等語又據哲某供稱辰沅靖道移駐鎮筸將我同通判馬某進見他就面諭地方事務不必通報所以二十五案被他鉗制不曾通報雖經疊催不過是勒追戶口查拏兇苗只因未據拏獲追獻是以無蹤囘覆及陷兵一案不能代爲隱諱以致懷恨揭參等語據此臣思鄭某乃苗疆親轄道員凡於命盜既經訪查廳官不報不覆即應逐件指參以儆溺職何僅批查並不通報至哲某乃苗疆兼轄廳員

雖被鄭某鉗制不介通報又因未據拿獲追獻是以無
罪回覆但不將鉗制情由據實通報及批查不覆又不
逼詳揆之情理是鄭某與晳某明係從前上下扶同隱
諱誠屬情罪可惡未便從輕照例議處鄭某晳某應比
照邊鎮所管地方遇有草賊生發不即申報上司者杖
一百發邊衛充軍應各杖一百發邊衛充軍鄭某係民
僉妻發遣晳某係旗人照例枷責案內已獲兇苗胡應
祥等已經取供據詳另行咨部又續獲龍老納現在飭
審定擬另結未獲兇苗交與該管接緝官照

欽差會審苗案　題定限年緝拿之例勒限一年緝拿
務獲究擬另結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本衙門從無揭報提督之例疏四十七年十月

爲題明考選軍政事該臣看得軍政上關　大典臣標遊擊守備千把惟照例據中軍官詳齎履歷手冊咨會總督提督查核並無揭報之例況臣巡撫衙門欽奉

勅書止聽總督節制亦無揭報督臣衙門之例臣既未

奉有聽提督節制之

勅書與總兵官聽提督節制者不同何得有揭報提督衙門之例今提督俞某乃稱准臣偏沅巡撫趙　等各揭報不知是何緣由若以臣標中軍張騰雲曾經揭報

提督衙門則中軍官之揭報不可即爲巡撫之揭報若以臣繕疏具 題後曾經照例移揭則移揭並非揭報而臣之移揭在十月初四日提督之具 題在九月二十七日何從預知而即指臣爲揭報臣若應揭報而不揭報則提督疏內即應糾參臣既並未揭報而訛稱揭報則提督所 題殊爲失實臣非與提督爭此紙上之數字也念

朝廷設官各有體統臣子分職不容踰越況今日之章奏即異日之考據臣今隱忍不言則提督衙門援以爲

例將來必責巡撫衙門之揭報臣巡撫衙門不欽遵
勅書而乃與總兵官同揭報提督衙門同受提督之節
制臣固庸碌不應與提督較量恐後來之撫臣與貴省
之撫臣皆藐臣爲悖逆
天朝定制臣更何以自解也且提督俞某原疏現在部
科若經部科查出謂臣何故違例揭報并聽提督節制
臣至彼時辯辯益覺自慚是以不避怨尤不辭冒瀆仰
祈
皇上勅下部科行令提督俞某查明臣曾否具有揭報

本衙門從無揭報提督

應否亦當揭報著爲定例庶臣衙門得以遵守而微臣
亦不致爲紊亂 大典之罪臣矣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永順保靖二司經歷請照邊俸陞轉疏 四十七

年十月

為苗地之員相同邊腹之俸各異籲請 題達一視同

仁以廣

皇恩事該臣看得辰州府永順保靖二土司經歷員缺

均屬苗地先據該經歷朱衣王昌錫以其地孤處邊末

難與腹內較俸請照苗民雜處州縣一例陞遷緣由呈

詳經臣批司查議去後茲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郎廷

棟等詳稱查楚粵黔蜀等事案內苗民雜處地方府州

縣官奉准部覆均照四川貴州等省邊俸之例陞轉遵行已久惟永順保靖二土司經歷所管地方實係苗疆與有苗州縣無異而其俸獨與腹俸一體陞轉例不畫一似應照有苗州縣之例一體照邊俸陞轉等因議詳前來臣覆查無異相應據詳　題請仰懇
皇上俯念永順保靖二土司經歷員缺深處苗境允照邊俸之例一體陞轉庶寒苦下吏不致終老窮邊而於　定例得歸畫一矣

吏部議　查先經臣部議覆原任湖廣總督郭琇條

奏有苗州縣調補之官與四川貴州等省避缺之例
一體陞轉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該撫既稱永順保靖二司經歷員
缺深處苗境請照與苗雜處州縣准其照避缺之例
陞轉等語應將永順保靖二土司經歷亦准其與四
川貴州等省避缺之例一體陞轉奉
旨依議

恭進摹鐫圖碑疏 四十七年十月

爲恭進摹鐫

御圖

御碑仰祈

睿鑒事照得南嶽爲

聖上主壽之山官民祝

聖典禮宜崇乃當修建告成蒙

皇上特頒

御書扁額

御製碑文

寵錫名山榮生邊壞臣等敬刊懸豎　龍文鳳藻遠邁

七十二峯　玉振金聲永傳億千萬禩誠爲古今所希

覯豈惟翰墨之增輝謹搨摹裝潢共十册二軸進呈

御覽望　北極以三呼遥依　殿陛慶南山之

萬壽長鎮乾坤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府鑒施行

題兇苗龍齋公拿陷薙民高初犯擬斬監候疏

十七年十一月

爲逆苗擒民陷巢等事該臣看得薙民高被苗龍齋公等拿陷一案緣民高於某年月日往岳母家拜節次日又往洪君重家君重邀莫老一井薙民望共飲民高兄弟角鬬老一遂帮民望共毆民高民高同舅洪長壽往投鄉約歸遇西京寨苗人龍齋公等四人見民高二人拿藏山內次日復帶龍老烘家老烘又將長壽分寄龍老生家後民望設處布鹽銀兩給君重兇寨長龍老章

進茁查探訪知民高藏於老烘家君重將鹽布銀兩交付老烘仍藏不發君重詢知伊姪老烘又言往山君重轉歸仍偷銀兩同吳老忙進取老烘製銀入手仍復藏匿致君仲具控民高逃出又將洪君重等控告後長壽得官兵追出龍齋公旋亦就獲歷訊捉拿蕭民高等實係龍齋公四人至蕭君高控洪君重等勾引捉陷不特君重等極口稱寃即民高亦自認懷恨誣告蕭民高妄控情真本應坐誣但念被拿是實從寬免議龍齋公合照定例內如有伙草捉人㧕肘在巢勒銀取贖者初次有

犯為首者斬應擬斬監候為從之龍老諫等并窩藏受
銀之龍老烘緝獲日另結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勑下三法司核擬施行
奉
旨龍濟公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請將益陽等縣災民欠穀暫行停徵疏 四十七年

十一月

爲懇請 題達緩徵被災窮民春借秋還倉穀以廣
皇仁事該臣看得積貯常平倉穀例應每年春借秋還
茲據該司詳稱湖南長岳常三府屬之益陽巴陵安鄉
華容武陵五縣及岳州衛康熙四十七年俱被水災民
艱粒食除武陵縣未經出借穀石外所有益陽岳州等
五縣衛民借倉穀若仍照例追比災黎值此隆冬正在
啼饑號寒之候何忍加之敲扑請 題暫行停徵俟康

熙四十八年秋收照數還補等因前來臣查益陽岳州等五縣衛俱被水災秋成失望既已艱於粒食焉有餘粟還倉相應據詳　題請仰懇

皇上俯念各該縣衛借欠倉穀暫行停徵俟康熙四十八年秋收照數追補還倉庶被災之民不苦追呼而感

戴

聖慈於罔極矣又常德府屬之龍陽縣雖不成災但秋成歉薄其所借窮民倉穀亦難照例追比應併

題請一體停徵以廣

皇仁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代亡弟謝　恩疏四十七年十一月

爲代弟泣謝

聖恩事切臣胞弟趙申季由丁丑科進士選授廣西遷

江縣知縣康熙四十三年冬蒙

皇上高厚隆恩破格　召試特授翰林院編修乙酉科

欽點順天武場鄉試副主考又蒙

欽點提督山東通省學政丙戌科會試同考官叨沐

異數殊榮寵屬非分臣毎貽書勸勉務期殫心竭力仰

報

天恩臣弟申季荅臣函書內感激生成自矢清白供職且有一點丹心九死不移之說共考試山左恪遵功令不敢毫有苟且諒外在

聖明洞鑒中本年又蒙

恩特陞　日講官起居注臣聞

命自天且驚且懼不意福過災生臣弟今夏積勞成疾又藥餌無資且廹於科試力疾校卷迨八月初旬試事雖畢而神衰骨瘦元氣耗脫八月十六日遂成不起臣前月聞信不勝悲痛即遣人往彼迎喪近得家信知臣

弟中季臨終惟以受

恩深重資志以歿仰負

聖明拔擢重泉又格於定例不得具本陳　謝囑臣代

奏犬馬之報願效來生又臣弟官舍蕭條幾無以殮賴

山東撫臣趙世顯體

皇上軫恤之心倡率司道等官共爲賻贈臣弟得以歸

骨故鄉皆

皇上如天之賜也痛思臣兄弟止有二人臣尚苟延食

息臣弟早辭

聖世念其長逝之時不忘戀
主臣不負亡弟之言是以冐昧奏　聞爲此具疏代弟
泣謝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奏請　聖安疏四十七年十二月

爲恭請

聖安事欽惟我

皇上至聖至仁爲

宗社生民萬年久遠之計即爲

宗社生民萬年根本之圖巖以成慈感仰

帝心之寬大愛不忘教孫徵

膺懷之恩勤但　萬幾巳重煩夫

聖躬而

至性尤致詳乎

宸慮臣身隔

闕廷心懷悚惕雖遠在封疆末由瞻侍

天顏而依戀之忱不能自已爲此具　奏恭請

聖安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監生戴某賍欵疏　四十七年十二月

爲劣監茂法里民受害急請黜革以靖地方以安良懦事該臣看得戴某茂法貪婪一案先經據詳咨革飭審嗣因該犯供稱侵吞夫價係行取原任程令進京議派又經據詳具　題部覆移咨福建撫臣將程某孫楚質審在案茲據該司會審招解前來臣查戴某先充縣書役後滕混納監肆惡一欵雖審無武斷鄉曲包攬肆害確據但私派夫役出入衙門是眞其侵吞夫價一欵歷經查訊緣原任城步程令奉文行取進京之時發銀二

十七兩僱夫一百八十名每名一錢五分戴某倡言繳
官不收又云存俟再繳竟爾收存送商同陳某等那銀
代僱戴某乃將程令原發銀二十七兩內用銀七兩買
葛布十疋以爲土宜趕至武岡送程令收受餘銀二十
兩戴某入已又同陳某等乘署令未到私派義送陳令
夫三百二十名每名一錢八分收過二百六十八名共
計派出下銀四十八兩二錢四分除扣還原發夫價二
十七兩餘銀二十一兩二錢四分戴某亦侵吞入已至
查傷盟一款訊據戴某雖供其女尚未另適但伊女曾

許配蕭某之子為妻因蕭欲撤移四川該犯不忍離女強退禮銀悔盟之處已屬情真又查勒賄主持楊某賴婚一欵審據孟某雖供楊某之女伊父在日曾許婚配委係戴某主持改嫁段某但訊之戴某堅不招認且原媒楊某等俱出外貿易未經到案無從質訊難以懸定戴某除悔盟等各輕罪不議外其侵吞夫價併多派夫價共銀四十一兩二錢四分令依凡用計詐欺官私取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四十兩律杖一百贓追入官經承劉某見派不阻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戴某之

女仍押解某之子完配餘俱省釋至原任城步縣行取知縣程某於出境後收受舊部內土宜葛布十疋亦屬不合查係部員應聽部議其土葛十疋照追銀七兩入官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刑部議　戴某依擬杖百追賍劉某等依擬重杖戴某之女仍給坤生之子完配戴某等事在
赦前免議查程某係行取離任之員收受部內葛布不合應將程某行取於補官日降一級罰俸一年奉

旨知道了